

金瓶梅詞話



金瓶梅詞話

第四冊

蘭陵 · 笑笑生撰

鑑賞叢書

據明 · 萬曆本排印
新北京藝文書房出版

鑑賞叢書

金瓶梅詞話

第四本・定價五角

全二十本・定價拾圓

(自)

康德十年一月十一日印刷

康德十年一月十三日發行

原著者 蘭陵笑笑生

著作人 趙振興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發行人 張松亭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印刷人 武者彌三郎
新京特別市吉林大路五〇三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發行所 藝文書房

電話(二)一三九二・振替新京四二一九

總發賣元：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印刷：滿洲軍援產業株式會社

金瓶梅詞話 第四冊 目次

第十九回	草裏蛇遇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二五
第二十回	孟玉樓義勸吳月娘	西門慶大鬧麗春院	二六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勾使	二八
第二十二回	西門慶私淫來旺婦	春梅正色罵李銘	二九
第二十三回	玉簫觀風賽月房	金蓮竊聽藏春塢	三〇

第十九回 草裏蛇邏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花開不擇貧家地，月照山河處處明。

世間只有人心歹，百事還教天養人。

癡癲瘡啞家豪富，伶俐聰明却受貧。

年月日時該載定，算來由命不由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起蓋花園籬棚，約有半年光景，裝修油漆完備，前後煥然一新，設房整吃了數日酒，俱不在話下。

一日八月初旬天氣，與夏提刑做生日，在新買莊上擺酒，叫了四個唱的，一起樂工，雜耍步戲。西門慶從巳牌時分，打選衣帽齊整，四個小廝跟隨，騎馬去了。吳月娘在家，裝置了酒餚細果，約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大姐，潘金蓮，衆人開了新花園門，園中遊賞觀看。裏面花木庭臺，一望無際，端的好座花園。但見：

正面丈五高，心紅漆綽屑。周圍二十板，砧炭乳口泥牆。當先一座門樓，四下幾多嘉樹。假山眞水，翠竹蒼松。高而不尖謂之臺，巖而不峻謂之樹。論四時賞翫，各有去處。春賞燕遊堂，

梅柏爭鮮。夏賞臨溪館，荷蓮鬥彩。秋賞疊翠樓，黃菊迎霜。冬賞藏春閣，白梅積雪。晴見那
嬌花籠淺徑，嫩柳拂雕欄，弄風楊柳縱蛾眉，帶雨海棠陪嫩臉。燕遊堂前，金燈花似開不開；
藏春閣後，白銀杏半放不放。平野橋東，幾朵粉梅開卸；臥雲亭上，數株紫荊未吐。湖山側，
繞繞金錢；寶檻邊，初生石笋。翩翩紫燕穿簾幙，嚶嚶黃鶯度翠陰。也有那月窗雪洞，也有那
水閣風亭。木香棚，與荼蘼架相連；千葉桃，與三春柳作對。也有那紫丁香，玉馬樓，金雀
藤，黃刺薇，香茉莉，瑞仙花。捲棚前後，松籬竹徑，曲水方池，映牆蕉棕，白日葵榴，遊魚
藻內驚人，粉蝶花間對舞。正是：芍藥展開菩薩面，荔枝擎出鬼王頭。

當下吳月娘，領着衆婦人，或攜手遊芳徑之中，或鬥草坐香茵之上。一個臨欄對景，戲將紅豆擲金鱗；
一個伏檻觀花，笑把羅紈驚粉蝶。月娘于是走在一個最高亭子上，名喚臥雲亭，和孟玉樓、李嬌兒下
棋。潘金蓮和西門大姐，孫雪娥，都在瓶花樓，望下觀看。見樓前牡丹花畔，芍藥圃，海棠軒，薔薇
架，木香棚，又有那耐寒君子竹，欺雪大夫松。端的四時有不卸之花，八節有長春之景。觀之不足，看
之有餘。不一時，擺上酒來，吳月娘居上，李嬌兒對席，兩邊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西門大姐，各
依序而坐。月娘道：「我忘了，請陳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玉前邊快請姑夫來。不一時經濟來到，頭
上天青羅帽，身穿紫綾深衣，脚下粉頭皂靴，向前作揖，就在大姐跟前坐下。傳杯換盞，吃了一回酒。
吳月娘還與李嬌兒、西門大姐下棋。孫雪娥與孟玉樓，却上樓觀看。惟有金蓮，且在山子前，花池邊，用

白紗團扇、撲蝴蝶爲戲。不妨經濟悄悄在他身後觀戲，說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兒，等我替你撲這蝴蝶兒，忽上忽下，心不定有些走攘。」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睨了他一眼，罵道：「賊短命，人聽着，你待死也！我曉得你也不要命了。」那陳經濟笑嘻嘻，撲進他身來摟他親嘴。被婦人順手只一推，把小夥兒推了一交。却不想玉樓在甌花樓，遠遠瞧見，叫道：「五姐，你走這裏來，我和你說話。」金蓮方纔撇了經濟上樓去了。原來兩個蝴蝶，也沒會捉的住，到訂了燕約鶯期，則做了蜂鬚花嘴。正是：

狂蜂浪蝶有時見，
飛入梨花沒處尋。

經濟見婦人去了，默默歸房，心中怏然不樂。口占「折桂令」一詞，以遣其悶：

我見他斜藏花枝，朱唇上不抹胭脂，似抹胭脂。前日相逢，今日相逢，似有情實，未見情實。

欲見許，何曾見許？似推辭，本是不推辭。約在何時，會在何時？不相逢，他又相思；既相逢，我又相思。

且不說吳月娘等，在花園中飲酒，單表西門慶從門外夏提刑莊子上吃了酒回來，打南瓦子裏頭過。平昔在三瓦兩巷行走耍子，搗子們都認的，那時宋時謂之搗子，今時俗呼爲光棍是也。內中有兩個，一名草裏蛇魯華，一名過街鼠張勝，常被西門慶資助，乃鷄竊狗盜之徒。西門慶見他兩個，在那裏耍錢，勒住馬近前說話。二人連忙走至跟前，打個半跪，道：「大官人這咱晚往那去來？」西門慶道：「今日是提刑所夏老爹生日，門外莊上請我們吃了酒來。我有一莊事，央煩你們，依我不依？」二人道：「大官人沒

的說，小人平昔受恩甚多，如今使令小人之處，雖赴湯蹈火萬死何辭！」西門慶道：「既是你二人恁說，明日來我家，我有話分付你。」二人道：「那裏等的到明日，你老人家說與小人罷。端的有甚麼事？」這西門慶附耳低言，便把蔣竹山，要了李瓶兒之事，說了一遍：「只要你弟兄二人，替我出這口氣便了。」因在馬上摸起衣底，順袋中還有四五兩碎銀子，都倒與二人，便道：「你兩個拿去打酒吃，只要替我幹得停當，還謝你二人。」魯華那肯接，說道：「小人受你老人家恩還少哩，我只道叫俺兩個，往東洋大海裏，拔蒼龍頭上角，西岳華山中，取猛虎口中牙，便去不得。這些小之事，有何難哉？這個銀兩，小人斷不敢領受。」西門慶道：「你不收我也不央及你了。」致玳安接了銀子，打馬就走。被張勝攔住說：「魯華。你不知他老人家性兒，你不收，恰似咱們推托的一般。」一面接了銀子，跪倒地下磕了個頭，說道：「你老人家只顧家去坐着，不消兩日，管情穩拍拍，教你笑一聲。」張勝道：「只望官府到明日把小人送與提刑所，夏老爹那裏答應，就夠了小人了。」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何消你說？」看官聽說，後來西門慶果然把張勝，送在夏提刑守備府，做了個親隨。此係後事，表過不題。那兩搗子，得了銀子，依舊要錢去了。

西門慶騎馬進門來家，已是日西時分。月娘等衆人聽見他進門，都往後邊去了。只有金蓮在樓簾內看收家火。西門慶不往後邊去，逕到花園裏來，見婦人在亭子上收家火，便問：「我不在，你在這裏做甚麼來？」金蓮笑道：「俺們今日和大姐，開門看了看，誰知你來的恁早？」西門慶道：「今日夏大人費

心，莊子上叫了四個唱的，四個搗倒小廝，只請了五位客到。我恐怕路遠，來的早。」婦人與他脫了衣裳，因說道：「你沒酒，教丫頭看酒來你吃。」西門慶分付春梅：「把別的菜蔬都收下去，只留下幾碟細菓子兒，篩一壺葡萄酒來我吃。」坐在上面椅子上，因看見婦人上穿沉香色水緯羅，對衿衫兒，五色綢紗眉子，下着白碾光絹挑線裙子，裙邊大紅光素段子，白綾高底羊皮金雲頭鞋兒，頭上銀絲髮髻，金廂玉蟾宮折桂分心，翠梅釧兒，雲鬢簪着許多花翠，越顯出紅靨微朱唇，白膩膩粉臉，不覺心喜。西門慶乘着喜歡向婦人道：「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到明日教你笑一聲。你道蔣太醫開了生藥舖，到明日管情教他臉上開菓子舖出來。」婦人便問怎麼緣故？西門慶悉把今日門外，撞遇魯華張勝二人之事，告訴了一遍。婦人笑道：「你這個墮業的衆生，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業。」又問：「這蔣太醫，不是常來咱家看病的那蔣太醫？我見他且是謙恭禮體兒的，見了人把頭兒低着，可憐見兒的，你這等作倣他？」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他，你說他低着頭兒，他專一看你的脚哩。」婦人道：「汗邪的油嘴，他可可看人家老婆的脚？」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哩。也是左近一個人家，請他看病，正是街上買了一尾魚手提着。見那人請他，說：『我送了魚到家就來。』那人說：『家中有緊病，請師父就去罷。』這蔣竹山一直跟到他家。病人在牀上，請他上樓。不想是個女人不好，素體容妝，走在房來，舒手教他把脈。這廝手把着脈，想起他魚來，掛在簾鉤兒上，就忘記看脈，只顧且問：『嫂子，你下邊有貓兒也沒有？』不想他男子漢，在屋裏聽見了，走來採着毛，打了個臭死，藥錢也沒有與他，把衣服扯的稀爛，得手纔跑了。」婦

人道：「可兒的來，我不信，一個文墨人兒，他幹這個營生？」西門慶道：「你看他迎面兒就誤了勾當。單愛外裝老成，內藏奸詐。」兩個說笑了一回，不吃酒了，收拾了家火，歸房宿歇，不在話下。

接下一頭。却說李瓶兒，招贅了蔣竹山，約一月光景。初時蔣竹山，圖婦人喜歡，修合了些戲藥部，門前買了些甚麼景東人事，美女想思套之類，實指望打動婦人心。不想婦人曾在西門慶手裏，狂風驟雨，都經過的，往往幹事不稱其意，漸漸頗生憎惡，反被婦人把淫器之物，都用石礮的稀爛，都丟掉了。又說：「你本蝦蟇，腰裏無力，平白買將這行貨子來戲弄老娘家。把你當塊肉兒，原來是個中看不中吃，鐵鎗頭，死王八！」罵的竹山，狗血噴了臉，被婦人半夜三更，趕到前邊鋪子裏睡。子是一心只想西門慶，不許他進房中來，每日咕咕着算帳，查算本錢。這竹山正受了一肚氣，走在鋪子小櫃裏坐的，只見兩個人進來吃的浪浪踴踴，楞楞睜睜，走在櫈子上坐下。先是一個問道：「你這鋪中有狗黃沒有？」竹山笑道：「休要作戲，只有牛黃，那討狗黃？」又問：「沒有狗黃，你有冰灰也罷，拿來我瞧，我要買你幾兩。」竹山道：「生藥行，只有冰片，是南海波斯國地道出的，那討冰灰來？」那一個說道：「你休問他，量他纔開了幾日鋪子，他那裏有這兩莊藥材？咱往西門大官人舖中買去了來。」那個說道：「過來，休與他說正經話罷。蔣二哥，你休推睡裏夢裏。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兒，問這位魯大哥哥借的那三十兩銀子，本利也該許多，今日問你要來了。俺剛纔進門，就先問你要。你在人家招贅了，初開了這個鋪子，恐怕喪了你行止，顯的俺們沒臉了，故此先把幾句風話來，教你認饒。你不認饒，他這銀子你少不得

還他。」竹山聽了，諷了個立脖，說道：「我並沒借他甚麼銀子。」那人道：「你沒借錢，却問你討，自古蒼蠅不鑽那沒縫的彈，快休說此話。」蔣竹山道：「我不知閣下姓甚名誰，素不相識，如何來問我要銀子？」那人道：「蔣二哥，你就差了。自古於官不貧，賴債不富。想着你當初不得地時，串鈴兒賣膏藥，也虧了這位魯大哥扶持你，今日就到了這步田地來。」這個人道：「我便姓魯，叫做魯華。你某年借了我三十兩銀子，發送妻小，本利該我四十八兩銀子，少不的還我。」竹山慌道：「我那裏借你銀子來？就借了你銀子，也有文書保人。」張勝道：「我就是保人。」因向袖中取出文書，與他照了照，把竹山氣的臉蠟查也似黃了。罵道：「好殺材，狗男女！你是那裏搗子，走來嚇詐我！」魯華聽了，心中大怒，隔着小櫃，壓的一拳去，早飛到竹山面門上，就把鼻子打歪在半邊，一面把架上藥材撒了一街。竹山大罵：「好賊搗子！你如何來搶奪我貨物！」只叫天福兒來幫助，被魯華一脚踢過一邊，那裏再敢上前？張勝把竹山拖出小櫃來，攔住魯華手，勸道：「魯大哥，你多日子也就待了，再寬他兩個日兒，教他湊過與你便了。蔣二哥，你怎麼說？」竹山道：「我幾時借他銀子來？就是問你借的，也等慢慢好講，如何這等撒野？」張勝道：「蔣二哥，你這回吃了橄欖灰兒，回過味來了。打了你，一面口袋倒過蘸來了。你若好好早這般，我教魯大哥饒讓些些利錢兒，你便兩三限湊了還他，纔是話。你如何把硬話兒不認？莫不人家就不問你要罷。」那竹山聽了道：「氣殺我，我和他見官去，誰見他甚麼錢來？」張勝道：「你又吃了早酒了。」不提防魯華，又是一拳，仰八叉跌了一交，險不倒栽入泔泔裏，將髮散開，巾褲都

污濁了。竹山大叫「青天白日」起來，被保甲上來，都一條繩子拴了。李瓶兒在房中聽見，外邊攔人，走來簾下聽，見地方拴的竹山去了。氣了個立時，使出媽媽來，把牌面幌子都收了，街上藥材被人搶了許多。一面關閉了門戶，家中坐的。早有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知道，即差人分付地方，明日早解提刑院。這裏又拿帖子對夏大人說了。次日早帶上人來，夏提刑隨廳看了地方呈狀，叫上竹山去問道：「你是蔣文憲，如何借了魯華銀子不還，反行毀罵他？其情可惡！」竹山道：「小的通不認得此人，並沒借他銀子，小人以理分說，他反不容，亂行毆打，把小人貨物都搶了。」夏提刑便叫魯華：「你怎麼說？」魯華道：「他原借小的銀兩，發送妻喪，至今三年光景，延挨不還小的。小的今日打聽他在人家招贅了，做了大買賣。問他理討，他倒百般辱罵小的，說小的搶奪他貨物，見有他借銀子的文書在此。這張勝便是保人，望爺查情。」一面懷中取出文契，遞上去，夏提刑展開觀看，上面寫着：

立借契人蔣文憲，係本縣醫生，爲因妻喪，無錢發送。憑保人張勝，借到魯名下白銀三十兩，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約至次年本利交還，如有欠少時，家值錢物件折准。恐後無憑，立此借契爲照者。

夏提刑看了，拍案大怒，說道：「可又來！見有保人文契，還這等抵賴！看這斷咬文嚼字模樣，就像個賴債的！」喝令左右，還大板拿下去着實打！當下三四個人不由分說，拖翻竹山在地，痛責三十大板，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一面差兩個公人，拿着白牌。押蔣竹山到家，處三十兩銀子，交還魯華。不

然，帶同衙門收監。那蔣竹山，打的那兩隻腿刺八着，走到家哭哭啼啼，哀告李瓶兒，問他要銀子，還與魯華。又被婦人攔在臉上罵道：「沒羞的王八！你過甚麼銀子在我手裏，問我要銀子？我早知你這王八，砍了頭是個債搭，就瞎了眼也不嫁你，道中看不中吃的王八！」那四個人聽見婦人，屋裏攘罵，不住催逼叫道：「蔣文憲既沒銀子，不消只管挨遲了，趁早到衙門回話去罷。」竹山一面出來安撫了公人，又去裏邊哀告婦人，直撒兒跪在地下，哭哭啼啼，說道：「你只當積陰陽，西山五舍，齋僧布施這三十兩銀子了，不與，這一回去，我這爛屁股上怎禁的拷打？就是死罷了。」婦人不得已，拿三十兩雪花銀子，與他當官交與魯華，扯碎了文書方纔了事。這魯華張勝得了三十兩銀子，逕到西門慶家回話了。西門慶留在捲棚內管待二人酒飯，把前事告訴一遍。西門慶滿心大喜，說：「二位出了我口氣，足可以够了。」魯華把三十兩銀子，交與西門慶。門慶那裏肯收：「你二人收去買酒吃，就是我酬謝你了，後頭還有事相煩。」二人臨起身謝了又謝，拿着銀子，自行要錢去了。正是：

管將壓善收良意，橫作尤雲豬雨心。

却說蔣竹山，提刑院交了銀子出來，歸到家中，婦人那裏容他住，說道：「你還是那人家哩，只當奴害了汗病，把這三十兩銀子，問你討了藥吃了，你趁早與我搬出去罷。再遲些時，連我這兩間房子，尙且不够你還人！」這蔣竹山自知存身不住，哭哭啼啼忍着兩腿疼，自去另尋房兒。但是婦人本錢置買的貨物都留下，把他原舊的藥材，藥碾，藥篩，箱籠之物，即時催他搬去，兩個就開交了。臨出門，婦人

還使媽媽，備了一錫盆水，趕着潑去，說道：「喜得冤家離眼前。」當日打發了竹山出門，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又打聽得他家中沒事，心中甚是後悔。每日茶飯慵餐，蛾眉懶畫，把門倚遍，眼兒望穿，白盼不見一個人兒來。正是：

枕上言猶在，
于今恩愛薄。

房中人不見，
無語自消魂。

不說婦人思想西門慶。單表一日，玳安騎馬打門首經過，看見婦人大門關着，藥鋪不開，靜落落的，歸告訴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想必那矮王八打重了，在屋裏睡哩，會勝也得半個月。出不來做買賣。遂把這事情丟下了。一日，八月十五日，吳月娘生日，家中有許多堂客來，在大廳上坐。西門慶因與月娘不說話，一逕都來院中李桂姐家坐的。分付玳安：「早回馬去罷，晚上來接我。」旋邀了應伯爵謝希大兩個來打雙陸。那日桂卿也在家，姐兒兩個在傍陪侍勸酒。良久，都出來院子內投壺頑耍。玳安約至日酉時分，勒馬來接。西門慶正在後邊東淨裏出恭，見了玳安，問道：「家中沒事？」玳安道：「家中沒事大廳上坐堂客都散了，家火都收了。止有大妗子與姑奶奶衆人，大娘邀的後邊坐去了。今日獅子街花二娘那裏使了老馮與大娘送生日禮來，四盤羹菓，兩盤壽桃麵，一疋尺頭，又與大娘做了一雙鞋。大娘與了老馮一錢銀子，說爹不在家了，也沒會請去。」西門慶因見玳安臉紅紅的，便問：「你那裏吃酒來？」玳安道：「剛纔二娘使媽媽叫了小的去，與小的酒吃，我說不吃酒，強說着教小的吃了兩鍾，就臉紅

轉來，如今二娘到悔過來，對着小的好不哭哩。前日我告爹說，爹還不信。從那日揭洞所出來，就把蔣文蕙打發去了。二娘甚是後悔，一心還要嫁爹。比舊瘦了好些兒。央及小的好歹請爹過去，討爹示下。爹若吐了口兒，還教小的回他聲去。」西門慶道：「賊賤淫婦，既嫁漢子去罷了，又來逼我怎的？既是如此，我也不得閑去。你對他說，甚麼下茶下禮，揀個好日子，擡了那淫婦來罷。」玳安道：「小的知道了，他那裏還等着小的去回他話哩。教平安畫童兒，這裏伺候爹就是了。」西門慶道：「你去，我知道了。」這玳安出了院門，一面走到李瓶兒那裏，回了婦人話。婦人滿心歡喜，說道：「好哥哥，今日多有累你對爹說，成就了二娘此事。」于是親自洗手剔甲，廚下整理菜蔬，管待玳安酒飯。說道：「你二娘這裏沒人，明日好歹你來，幫扶天福兒，看着人搬家火過去。」顧了五六付扛，整擡運四五日。西門慶也不對吳月娘說，都堆在新蓋的翫花樓上。擇了八月二十日，一頂大轎，一足緞子紅，四對燈籠，派定玳安，平安，畫童，來興，四個跟轎，約後晌時分，方娶婦人過門。婦人打發了兩個丫鬚，教馮媽媽領着先來了，等的回去，方纔上轎。把房子交與馮媽媽，天福兒看守。西門慶那日不往那去，在家新搭棚內，深衣福巾坐的，單等婦人進門。婦人轎子，落在大門首，半日沒個人出去迎接。孟玉樓走來上房對月娘說：「姐姐，你是家主，如今他已是在門首，你不去迎接迎接兒，惹的他爹不怪？他爹在捲棚內坐着，轎子在門首這一日了，沒個人出去，怎麼好進來的？這吳月娘，欲待出去接他，心中惱，又不下氣，欲待不出去，又怕西門慶性子，不是好的。沉吟了一回，于是輕移蓮步，款款湘裙，出來迎接。婦

人抱着寶瓶，逕往他那邊新房裏去了。迎春，綉春兩個丫頭，又早在房中鋪陳停當，單等西門慶晚夕進房。不想西門慶，正因舊惱在心，不進他房去。到次日教他出來，後邊月娘房裏見面，分其大小，排行他是六娘。一般三日擺大酒席，請堂客，會親吃酒，只是不往他房裏去。頭一日晚夕，先在潘金蓮房中睡。金蓮道：「他是個新人兒，纔來了頭一日，你就空了他房。」西門慶道：「你不知淫婦有些眼裏火，等我奈何他兩日，慢慢進去。」到了三日，打發堂客散了，西門慶又不進入他房中，往後邊孟玉樓房裏歇去了。這婦人見漢子一連三夜不進他房來，到半夜打發兩個丫頭睡了，飽哭了一場，可憐走在牀上，用腳帶吊頸懸梁自縊。正是：

連理未諧鴛帳底，冤魂先到九重泉。

兩個丫頭睡了一覺，醒來見燭光昏暗，起來剔燈。猛見牀上婦人吊着，嚇慌了手脚，走出隔壁叫春梅，說：「俺娘上吊哩！」說的金蓮起來這邊看視，見婦人穿着一身大紅衣服，直捉捉吊在牀上。連忙和春梅，把腳帶割斷，解救下來，擲了半日，吐了一口精涎，方纔甦醒。即叫春梅：「後邊快請你爹來。」西門慶正在玉樓房中吃酒，還未睡哩。先是玉樓勸西門慶說道：「你要將他來，一連三日不往他房裏去，惹他心中不多麼？恰似俺們把這庄事，放在頭裏一般，頭上末下，就讓不得這一夜兒。」西門慶道：「待過三日兒我去。你不知道，淫婦有些吃着碗裏，看着鍋裏，想起來你惱不過。我來會你漢子死了，相交到如今，甚麼話兒沒告訴我。臨了招進蔣太醫去了，我不如那新，今日却怎的又尋將我來？」

玉樓道：「你惱的是，他也吃人念了。」正說話間，忽聽一片聲打鐵門，玉樓使蘭香問，說是：「春梅來請參，六娘在房裏上吊哩。」慌的玉樓，攏攪西門慶不迭，便道：「我說教你進他房中走走，你不依，只當弄出事來。」於是打着燈籠，走來前邊看視。落後吳月娘，李嬌兒聽見，都起來，到他房中。見金蓮攙着他坐的，說道：「五姐，你灌了他些姜湯兒沒有？」金蓮道：「我救下來時，就灌了些來了。」那婦人只顧喉中哽咽了一回，方哭出聲。月娘衆人，一塊石頭纔落地，好好安撫他睡下，各歸房歇息。次日晌午前後，李嬌兒纔吃些粥湯兒。正是：

身如五鼓叩山月，
命似三更油盡燈。

西門慶向李嬌兒衆人說道：「你們休信那淫婦，詐死兒說人，我手裏放不過他。到晚夕等我進房裏去，親看着他上個吊兒我隱方信。不然，吃我一頓好馬鞭子。賊淫婦不知把我當誰哩！」衆人見他這般說，都替李瓶兒捏兩把汗。到晚夕，見西門慶袖着馬鞭子，進他房中去了。玉樓，金蓮，分付春梅，把門關了，不許一個人來，都立在角門兒外，悄悄聽觀，看裏面怎的動靜。且說西門慶見婦人在牀上，倒胸着身子哭泣，見他進去不起身，心中就有幾分不悅。先把兩個丫頭，都趕去空房裏住了。西門慶走來椅子上坐下，指着婦人罵道：「淫婦，你既然虧心，何消來我家上吊？你跟着那矮王八過去便了，誰請你來？我又不曾把人坑了，你甚麼緣何流那尿怎的！我自來不曾見人上吊，我今日看着你上個吊兒我膽。」于是拿一繩子丟在他面前，叫婦人上吊。那婦人想起蔣竹山說的話來，說西門慶打老婆的班頭，

降婦女的領袖。思量我那世裏晦氣，今日大睜眼，又撞入火坑裏來了。越發煩惱，痛哭起來。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教他下牀來。脫了衣裳跪着。婦人只顧延挨不脫，被西門慶拖番在牀地平上，袖中取出鞭子來，抽了幾鞭子，婦人方纔脫去上下衣裳。戰兢兢跪在地平上。西門慶坐著，從頭至尾問婦人：「我那等對你說過，教你略等等兒，我家中有些事兒，如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蔣太醫那廝！你嫁了別人，我倒也不惱，那矮王八，有甚麼起解，你把他倒踏進門去，拿本錢與他開鋪子，在我眼皮子跟前開鋪子，要撐我的買賣？」婦人道：「奴不說的，悔也是遲了。只因你一去了不見來，把奴想的心斜了。後邊喬皇親花園裏，常有狐狸，要便半夜三更，假名托姓變做你，來攝奴精髓，到天明雞叫時分就去了，你不信只問老馮，和兩個丫頭，便知端的。後來把奴攝的看看至死，不久身亡，纔請這蔣太醫來看。恰吊在麵糊盆內一般，吃那廝局騙了，說你家中有事上東京去了。奴不得已，纔幹下這條路！誰知道廝砍了頭是個債稽，被人打上門來，經官勸府。奴忍氣吞聲，丟了幾兩銀子，吃奴即時搗出去了。」西門慶道：「說你教他寫狀子告我，收着你許多東西，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來了？」婦人道：「你麼可是沒的說，奴那裏有這個話，就把身子爛化了。」西門慶道：「就算有如此，我也不怕你。道說有錢快轉換漢子，我手裏容你不得！我實對你說罷了，前者打太醫那兩個人，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使的手段。只略施行計，教那廝疾走無門，若稍用機關，也要連你掛了到官，弄到一個田地。」婦人道：「奴知道是你使的計兒，還是你可憐見奴，若弄到那無人烟之處，就是死罷了。」看看說的西門慶，怒氣消下些來了。又

問道：「淫婦，你過來！我問你：我比蔣太醫那廝誰強？」婦人道：「他拿甚麼來比你？你是個天，他是塊磚。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休說你仗儀疏財，敲金擊玉，伶牙俐齒，穿羅着錦，行三坐五，這等爲人之人。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幾百年，還沒曾看見哩。他拿甚麼來比你？你是醫奴的藥一般，一經你手，教奴沒日沒夜只是想你。」自這一句話，把西門慶歡喜無盡。卽丟了鞭子，用手把婦人拉將起來，穿上衣裳，摟在懷裏。說道：「我的兒，你說的是。果然這廝他見甚麼私兒天來大？」卽叫春梅快放桌兒，後邊快取酒菜兒來。正是：

東邊日頭西邊雨，
道是無情却有情。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孟玉樓義勸吳月娘 西門慶大鬧麗春院

在世爲人保七旬，
何勞日夜弄精神。

世事到頭終有悔，
浮華過眼恐非真。

貧窮富貴天之命，
得失榮華隙裏塵。

不如且放開懷樂，
莫使蒼然兩鬢侵。

話說西門慶在房中，被李瓶兒幾句柔情軟話，感觸的回噴作喜，拉他起來穿上衣裳，兩個相摟相抱，極盡綢繆。一面令春梅進房放桌兒，往後邊取酒去。且說金蓮和孟玉樓，從西門慶進他房中去，站在角門首，打聽消息。他這邊門又閉着，止是春梅一人在院子裏伺候。金蓮拉玉樓兩個，打門縫兒望裏張觀。只見房中掌着燈燭，裏邊說話，都聽不見。金蓮道：「俺不如春梅賊小肉兒，他倒聽得伶俐。」那春梅便在窗下，潛聽一回，春梅走過來，金蓮悄問他，房中怎的動靜。這春梅聽了，便隔門告訴與二人，說：「淹爹怎的教他脫衣裳跪着，他不脫，爹惱了，抽了他幾馬鞭子。」金蓮問道：「打了他，他脫了不會？」春梅道：「他見爹惱了，纔慌了，就脫了衣裳，跪在地平上。爹如今問他話哩。」玉樓恐怕西門慶聽見，便道：「五姐，咱過那邊去罷。」拉金蓮來西角門首站立。那時八月二十頭，月色纔上來，站在黑甌裏，金蓮吃瓜子兒，兩個一處說話，等着春梅出來問他話。潘金蓮便向玉樓道：「我的姐

姐，說好食菓子，一心只要來，這裏頭兒沒動，下馬威討了這幾下在身上。俺這個好不順臉的貨兒，你着他順順兒，他倒罷了。屬扭孤兒糖的，你扭扭兒也是錢，不扭也是錢。想着先前乞小婦奴才，壓枉造舌，我那一行院，我陪下十二分小心，還吃他奈何的我那等哭哩！姐姐你來了幾時，還不知他性格哩。」二人正說話之間，少頃，只聽開的角門響，春梅出來，一直逕往後邊走。不防他娘站在黑影處，叫他問道：「小肉兒那去？」那春梅笑着只顧走，那金蓮道：「怪小肉兒，你過來我問你話，慌走怎的？」那春梅方纔立住了脚方說：「如此這般，他哭着，對俺爹說了許多話，說與爹喜歡抱起他來，令他穿上衣裳，教我放了桌兒，如今往後邊取酒去。」金蓮聽了，便向玉樓說道：「賊沒廉恥的貨，頭裏那等雷聲大，雨點小，打哩亂哩。及到其間，也不怎麼的。我猜也沒的想，管情取了酒來，教他遞。賊小肉兒，沒他房裏丫頭，你替他取酒去？到後邊又叫雪娥那小婦奴才，浪聲浪額，我又聽不上。」春梅道：「爹使我，管我事。」于是笑嘻嘻去了。金蓮道：「俺的小肉兒！正經使着他，死了一般懶得動彈，不知怎的，聽見幹爺兒頭差事，鐵頭鉗縫，幹辦了要去，去的那快。見他房裏兩個丫頭，你替他走，管你腿事？寶蓮荷的跟着鹽担子走，好個閒嘈心的小肉兒。」玉樓道：「可不怎的？俺大丫頭蘭香，我正使他做活兒，他想伏實只不，他爹使他行兇頭兒，聽人的話兒，你看他的走的那快。」正說着，只見玉簫自後邊驀地走來，便道：「三娘還在這裏，我來接你來了。」玉樓道：「怪狗肉，說我一跳！」因問：「你娘知道你來不會？」玉簫道：「我打發娘睡下這一日了。我來前邊瞧瞧。剛纔看見春梅，後邊要酒果去

了。」因問：「俺爹到他屋裏，怎樣個動靜兒？」金蓮接過來道：「進他屋裏去，尖頭醜婦，礮到毛司籬上，齊頭故事。」玉簫又問玉樓，玉樓便一一告他說。玉簫道：「三娘，真個教他脫了衣裳跪着，打了他五馬鞭子來？」玉樓道：「你爹因他不跪，纔打他。」玉簫道：「帶着衣服打來，去了衣裳打來？虧他那瑩白的皮肉兒上，怎麼挨得？」玉樓笑道：「怪小狗肉兒，你倒替古人耽憂？」正說着，只見春梅，和小玉取了酒菜來，春梅拿着酒，小玉拿着方盒，逕往李瓶兒那邊去。金蓮道：「賊小肉兒，不知怎的聽見，幹恁個勾當兒，雲端裏老鼠，天生的耗。」分付：「快送了來，教他家丫頭伺候去。你不要管他，我要使你哩！」那春梅笑嘻嘻，同小玉進去了。一面把酒菜擺在桌上，這春梅和小玉就出來了。只是迎春綉春在房客應。玉樓金蓮問了他話，玉簫道：「三娘。咱後邊去罷。」二人一路去了。金蓮教春梅關上角門，歸進房來，獨自宿歇，不在話下。正是：

可惜團圓今夜月，清光呖尺別人圓。

不說金蓮獨宿。單表西門慶，與李瓶兒兩個，相憐相愛，飲酒說話到半夜，方纔被伸翡翠，枕設鴛鴦，上床就寢。燈光掩映，不啻鏡中之鸞鳳和鳴；香氣薰籠，好似花間之蝴蝶對舞。正是：

今宵勝把銀缸照，祇恐相逢是夢中。

有詞爲證：

淡畫眉兒斜插梳，不忺拈弄倩工夫。雲窗霧閣深深許，惹性關心款款呼。相憐愛態倩人扶，神

福壽世間無。從今罷却相思調，美滿恩情錦不如！

兩個睡到次日飯時，李瓶兒恰好起來臨鏡梳頭，只見迎春後邊，拿將來四小碟甜醬瓜茄，細巧菜蔬，一甌爛爛鴿子雛兒，一甌黃韭乳餅，并醋燒白菜，一碟火煨肉，一碟紅糟鱗魚，兩銀瓶甌兒，白生生軟香稻粳米飯兒，兩雙牙筯。婦人先漱了口，陪西門慶吃了上半盞兒。就教迎春：「昨日剩的銀甌裏金華酒篩來。」拿甌子陪着西門慶，每人吃了兩甌子，方纔洗臉梳妝。一面開箱子打點細軟首飾衣服，與西門慶過目。拿出一百顆西洋珠子，與西門慶看，原是昔日梁中書家帶來之物。又拿出一件金廂鴉青帽頂子，說是過世老公公的，起下來上等子秤，四錢八分重。李瓶兒教西門慶拿與銀匠，替他做一對釵子。又拿出一頂金絲髻髻重九兩。因問西門慶：「上房他大娘衆人，有這髻髻沒有？」西門慶道：「他們銀絲髻髻倒有兩三頂，只沒編這髻髻。」婦人道：「我不好帶出來的。你替我到銀匠家毀了，打一件金九鳳墊根兒，每個鳳嘴啣一掛珠兒，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照依他大娘，正面戴，金甌玉觀音，滿池嬌分心。」西門慶收了，一面梳頭洗臉，穿了衣服出門。李瓶兒分付：「那邊房子裏沒人，你好歹過去看看，委付個人兒看守，替了小廝天福兒來家使喚，那老馮老行貨子啻啻磕磕的，獨自在那裏，我又不放心。」西門慶道：「你分付，我知道了。」袖着髻髻和帽頂子出門，一直往外走。不防金蓮鬚着頭還未梳洗，站在東角門首叫道：「哥，你往那去？這咱纔出來？看雀兒撞兒眼！」那西門慶道：「我有勾當去。」婦人道：「怪行貨子，你還來慌走怎的？我和你說話。」那西門慶見他叫的緊，只得回來。被婦人引到房中，婦人便坐在椅土

上，把他兩隻手拉說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怪火燎腿三寸貨，那個拿長鍋鏟吃了你？慌往外搶的是些甚的？你過來，我且問你。」西門慶道：「罷麼，小淫婦兒，只顧問甚麼？我有勾當哩！等我回來說。」說着往外走，婦人摸見他袖子裏重重的，道：「是甚麼？拿出來我瞧瞧。」西門慶道：「是我的銀子包。」婦人不信，伸手進去袖子裏就掏，掏出一頂金絲髻髻來。說道：「這是他的髻髻，你拿那去？」西門慶道：「他問我，你們沒有這髻髻，到銀匠家替他毀了，打兩件頭面戴，」金蓮問道：「這髻髻多少重？他要打甚麼？」西門慶道：「這髻髻重九兩，他要打一件九鳳甸兒，一件照依上房戴的，正面那一件玉觀音，滿池嬌分心。」金蓮道：「一件九鳳甸兒，滿破使了三兩五六錢金子够了。大姐姐那件分心，我秤只重一兩六錢，把剩下的，好歹你替我照依他。也打一件九鳳甸兒。」西門慶道：「滿池嬌，他要揭實枝梗的。」金蓮道：「就是揭實枝梗，使了三兩金子，滿纂掬着鬼，還落他二三兩金子，勾打個甸兒了。」西門慶笑罵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宜兒，隨處也掐個尖兒。」金蓮道：「我兒，娘說的話，你好歹記着，你不替我打將來，我和你答話。」那西門慶，袖了髻髻笑着出門。金蓮戲道：「哥兒，你幹上了。」西門慶道：「我怎的幹上了？」金蓮道：「你既不幹，昨日那等雷聲大，雨點小，要打着教他上吊，今日拿出一頂髻髻來，使的你狗油嘴鬼推磨，不怕你不走。」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兒，單只管胡說。」說着往外去了。

却說吳月娘，和孟玉樓，李嬌兒，在房中坐的，忽聽見外邊小廝，一片聲尋來旺兒，尋不着，只見平

安並搬簾子。月娘便：「問尋他做甚麼？」平安道：「爹緊等着哩。」月娘半日纔說：「我使了他有勾當去了。原來月娘早晨分付下他，往王姑子庵裏，送香油白米去了。平安道：「小的同爹，只說娘使了他有勾當去了。」月娘罵道：「怪奴才，隨你怎麼回去。」平安說的不敢言語一聲兒，往外走了。月娘便向玉樓衆人說道：「我開口，又說我多管；不言語，我又驚慌；一個人也拉刺將來了。那房子賣吊了就是了。平白扯淡，搖鈴打鼓的看守甚麼？左右有他家馮媽媽在那裏，再派一個沒老婆的小廝，晚夕同在那裏上宿睡就是了。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作養娘抱，巴巴叫來旺兩口子去。自他媳婦子七病八病，一時病倒了在那裏，上牀誰扶持他？」玉樓便道：「姐姐在上，不該我說。你是個一家之主，不爭你與他爹兩個不說話，就是俺們不好張主的，下邊孩子們也沒投奔。他爹這兩日，隔二隔三的，也甚是沒意思。看姐姐怎的，依俺們一句話兒，與他爹笑開罷了。」月娘道：「孟三姐，你休要起這個意。我又不曾和他兩個囉囉，他平白的使性兒，那怕他使的那臉落，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兒。他背地對人罵我不賢良的淫婦，我怎的不賢良的來？如今爹六七個在屋裏，纔知道我不賢良。自古道：順情說好話，幹直惹人嫌。我當初大說攔你，也只爲好來，你既收了他許多東西，又買了房子，今日又圖謀他老婆，就着官兒也看喬了。何況他孝服不滿，你不好娶他的。誰知道人在背地裏，把圈套做的成成的，每日行茶過水，自瞞我一個兒，把我合在缸底下。今日也推在院裏歇，明日也推在院裏歇，誰想他只當把我個人兒歇了，家裏來端的好在院裏歇。他自吃人在他跟前，那等花麗狐哨，喬龍畫虎的，兩面刀哄他，就是千好萬好了。似俺

們這等依老賣，苦口良言，着他理你哩兒？你倒如今，反被爲仇，正是前車倒了千千萬，後車倒了萬萬然，分明指與平川路，錯把忠言當惡言。你不理我，我想求你，一日不少我三頓飯，我只當沒漢子，守家在這屋裏，隨我去，你們不要管他。」幾句話，說的玉樓衆人，訕訕的良久。只見李瓶兒梳妝打扮，上穿大紅遍地金對衿羅衫兒，翠藍拖泥粧花羅裙，迎春抱着銀湯瓶，綉春拿着茶盒，走來上房，與月娘衆人遞茶。月娘叫小玉安放座兒與他坐。落後孫雪娥也來到，都遞了茶，一處坐的。潘金蓮嘴快，便叫道：「李大姐，你過來與大姐下個禮兒。實和你說了罷，大姐姐和他爹那些時，兩個不說話，因爲你來。俺們剛纔替你勸了恁一日，你改日安排一席酒兒，央及央及大姐姐，教他兩個老公婆笑開了罷。」李瓶兒道：「姐姐分付，奴知道。」于是向月娘面前，花枝招展，綉帶飄飄，挿燭也似磕了四個頭。月娘道：「李大姐，他哄你哩。」又道：「五姐，你們不要來攪擾，我已是賭下誓，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一答兒哩。」以此衆人再不敢復言。金蓮在傍把拿抵子，與李瓶兒撮頭。見他頭上戴着一付金玲瓏草蟲兒頭面，并金疊絲松方梅歲寒三友梳背兒，因說道：「李大姐，你不該打這碎草蟲頭面，只是有些抓住了頭髮，不如大姐姐，頭上戴的這金觀音滿池嬌，是揭實枝梗的好。」這李瓶兒老實，就說道：「奴也照樣兒要教銀匠打恁一件哩。」落後小玉簪來跟前遞茶，都亂戲他。先是玉樓問道：「六娘，你家老公公，當初在皇城內那衙門來？」李瓶兒道：「先在惜薪司掌廠，御前班，直後陞廣南鎮守。」玉簪笑道：「噯道你老人家昨日挨的好藥！」小玉又道：「去年城外落鄉，許多里長老人，好不尋你，教你往東京去。」

人不知道甚麼，說道：「他尋我怎的？」小玉笑道：「他說你老人家會告的好水災。」玉簫又道：「你老人家鄉里媽媽拜千佛，昨日磕頭磕够了。」小玉又說道：「朝廷昨日差了四個夜不收，請你老人家往口外和番，端的有這話麼？」李瓶兒道：「我不知道。」小玉笑道：「說你老人家會叫的好達達。」把玉樓金蓮笑的不了。月娘便道：「怪臭肉們，幹你那營生去，只顧奚落他怎的？」于是把個李瓶兒，羞的臉上一塊紅一塊白，站又站不得，坐又坐不住，半日回房去了。良久，西門慶進房來，回他顧銀匠家打造生括，就與他計較，明日發束。二十五日請官客吃會親酒，少不的拿帖兒請請花大哥。李瓶兒道：「他娘子三日來，再三說了，也罷，你請他請罷？」李瓶兒又說：「那邊房子左右有老馮看守，你這裏再叫一個，和天福兒輪着，晚夕上宿就是，不消教旺官去罷。」上房姐姐說，他媳婦兒有病，去不的。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即叫平安近前分付：「你和天福兒兩個輪，一週一日，獅子街房子裏上宿。」不在言表。

話休饒舌，不覺到二十五日。西門慶家中吃會親酒，插花筵席，四個唱的，一起雜耍步戲。頭一席花大舅，吳大舅。第二席是吳二舅，沈姨夫。第三席應伯爵，謝希大。第四席祝日念，孫天化。第五席常時節，吳典恩。第六席雲離守，白來創。西門慶主位，其餘傳自新，賁地傳，女婿陳經濟，兩邊列位。先是李桂姐，吳銀兒，董玉仙，韓金釧兒，從晌午時分，坐轎子就來了。在月娘上房裏坐的。官客在新蓋棚內坐的吃茶。然後到齊了，大廳上坐席，上都有桌面，某人居上，某人居下。先吃小割海青捲兒，八寶撥揚，頭一道割，饅頭大下飯。樂人撮撮弄雜耍回數，就是笑樂院本。下去，李銘，吳惠，兩個小

僵，上來彈唱。開窗清吹下去，四個唱的出來，窗外遞酒。應伯爵在席上，先開言說道：「今日哥的酒，是兄弟不當斗胆，請新嫂子出來拜見拜見，足見親厚之情。俺們不打緊，花太尊親，并二位老舅，沈姨丈在上，今日爲何來？」西門慶道：「小妾醜陋，不堪拜見，免了罷。」謝希大道：「哥，你這話難說。當初已言在先，不爲嫂子，俺們怎麼見來？何況這個嫂子，見有我尊親花大哥在上，先做友，後做親，又不同別人，請出來見見怕怎的？」那西門慶笑不動身，應伯爵道：「哥，你不要笑，俺們都拿着拜見錢在這裏，不白教他出來見。」西門慶道：「你這棺材，單管胡說。」吃他再三逼迫不過，叫過玳安來，教他後邊說去，半日玳安出來回說：「六娘道，免了罷。」應伯爵道：「就是你這小狗骨禿兒的鬼，你幾時往後邊去？就來哄我，賄幾個督！真個我就後邊去了。」玳安道：「小的莫不哄應二爹？二爹進去問不是。」伯爵道：「你量我不敢進去？左右花園中熟景，好不好，我走進去，連你那幾位娘，都拉了出來。」玳安道：「俺家那大孫狗好不利害，倒沒的把應二爹下半截撕下來。」伯爵故意下席，趕着玳安罵兩脚，笑道：「好小狗骨禿兒！你傷的我好！趁早與我後邊請去，請不將來，可二十欄杆。」把衆人，四個唱的，都笑了。那玳安到下邊，又走來立着，把眼看着他爹不動身。西門慶無法可處，只得叫過玳安，近前分付：「對你六娘說，收拾了出來見見罷。」那玳安去了半日出來，復請西門慶進去，然後纔把脚下去人趕出去，關上儀門。四個唱的，都往後邊彈樂器，簇擁婦人上拜。孟玉樓，潘金蓮，百方攛掇，替他抬頭，戴花翠，打發他出來。廳上又早鋪下錦毯綉毯，巒蘭麝，絲竹和鳴，四個唱的，導引

前行。婦人身穿大紅五彩通袖羅裙兒，下着金枝繡葉沙綠百花裙。腰裏束着碧玉女帶，腕上戴着金釧，胸前項牌纓落，裙邊環佩叮噠，頭上珠翠堆盈，髮髻寶釵半卸。紫瑛金環，耳邊低掛；珠子桃風，髻上雙插。粉面宜貼翠花翎，湘裙越顯紅鸞小，恍似嫦娥離月殿，猶如神女到筵前。四個唱的，琵琶箏絃，簇擁婦人，花枝招颺，綉帶飄飄，望上朝拜，慌的衆人，都下席來還禮不迭。却說孟玉樓，潘金蓮，李嬌兒，簇擁着月娘，都在大廳軟壁後聽戲。觀見唱「喜得功名」完，遂唱到「天之配合」，一對兒如鸞似鳳，夫共妻，直到笑吟吟慶喜，高擎着鳳凰杯，象板，銀箏，間玉笛，列杯盤，水陸排佳會；直至永園圓，世世夫妻。跟前金蓮，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你聽唱的，小婆今日不該唱這一套。也做了一對魚水圓圓，世世夫妻，把姐姐放到那裏？」那月娘雖故好性兒，聽了這兩句，未免有幾分動意，惱在心中。又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見李瓶兒出來上拜，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誇獎奉承，說道：「我這嫂子，端的寰中少有，蓋世無雙。你說德性溫良，舉止沉重，自這一表人物，普天之下，也尋不出來。那裏有哥這樣大福，俺們今日得見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好處。」因喚玳安兒：「快請你娘回房裏，只怕勞動着，倒值了多口。」吳月娘衆人聽了，罵「扯淡輕嘴的囚根子」不絕。良久李瓶兒下來，四個唱的，見他手裏有錢，亂趨捧着他，娘長娘短，替娘拾花翠，疊衣服，無所不至。月娘歸房，甚是悵悵不樂。只見玳安平安接了許多拜錢，也有尺頭衣服，并人情禮，盤子盛着，拿到月娘房裏。月娘正眼也不看，罵道：「賊囚根子，拿送到前頭就是了，平白拿進我屋裏來做甚麼？」玳安道：「爹分付拿到後房

盛來。」月娘被玉霄接了，揀在牀上去。不一時吳大舅，吃了第二道湯飯，走進後邊來見月娘。月娘見他哥進房來，連忙花枝招颯，與他哥哥行禮畢，坐下。吳大舅道：「昨日你嫂子在這裏打攪，又多謝姐夫送了桌面去。到家對我說，你與姐夫兩個不說話，我執着要來勸你。不想姐夫今日請姐姐。你若這等，把你從前一場好都沒了。自古癡人畏婦，賢女畏夫，三從四德，乃婦道之常。今後姐姐，他行的事，你休要攔他，料姐夫他也不肯差了。落得你不做好好先生，纔顯出你賢德來。」月娘道：「早賢德好來，不教人這般憎嫌。他有了他富貴的姐姐，把俺這窮官兒家丫頭，只當亡故了的算帳。你也不要管他，左右是我，隨他把我怎麼的罷。賊強人，從幾時這等變心來！」說着，月娘就哭了。吳大舅道：「姐姐，你這個就差了。你我不是那等人家，快休如此。你兩口好好的，俺們走來也有光輝些。」勸月娘一回，小玉拿了茶來，吃畢茶，分付放桌兒，留吳大舅房裏吃酒。吳大舅道：「姐姐沒的說，我適纔席上酒飯都吃的飽飽的，來看看姐姐。」坐了一回，只見前邊使小廝來請，吳大舅便作辭月娘出來。當下衆人吃至掌燈以後，就起身散了，那日四個唱的，李瓶兒每人都是一方綢金汗巾兒，五錢銀子，歡喜回家。自此西門慶一連在李瓶兒房裏歇了數夜。別人都罷了，只是潘金蓮惱的要不得。替他唆調吳月娘與李瓶兒合氣。對着李瓶兒又說月娘許多不是，說月娘容不的人。李瓶兒尙不知隨他計中，每以姐姐呼之，與他親厚尤密。正是：

逢人且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

西門慶自從娶李瓶兒過門，又兼得了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外莊內宅。煥然一新，米麥陳倉，屬成羣，奴僕成行。把李瓶兒帶來的小廝，天福兒，改名琴童。又買了兩個小廝，一名來安兒，一名棋童兒。把金蓮房中春梅，上房玉簫，李瓶兒房中迎春，玉樓房中蘭香，一般兒四個丫頭，衣服首飾，粧束出來，在前廳西廂房，教李嬌兒兄弟樂工李銘來家，教演習學彈唱。春梅琵琶，玉簫學箏，迎春學鼓子，蘭香學胡琴。每日三茶六飯，管待李銘，一月與他五兩銀子。又打開門面二間，兌出二千兩銀子來，委付夥計賁地傳，開解當舖。女壻經濟，只要掌鑰匙，出入尋討，不拘藥材。賁地傳只是寫帳目，秤發貨物。傅夥計便督理生藥解當兩個鋪子，看銀色，做買賣。潘金蓮這樓上，堆放生藥。李瓶兒那邊樓上，廂成架子，閣解當庫衣服，首飾，古董，書畫，玩好之物。一日也當當許多銀子出門。陳經濟每日起早睡遲，帶着鑰匙，同夥計查點出入銀錢，收放寫算皆精，西門慶見了，喜歡的要命的。一日在前廳，與他同桌兒吃飯，說道：「姐夫，你在我家這等會做買賣，就是你父親在東京知道，他也心安，我也得托了。常言道：『有兒靠兒，無兒靠婿。』姐夫是何人，我家姐姐是何人？我若久後沒出，這分兒家當，都是你兩口兒的。」那陳經濟說道：「兒子不幸，家遭官事，父母遠離，投在爹娘這裏。蒙爹娘抬舉，莫大之恩，生死難報。只是兒子年幼，不知好歹，望爹娘就待便了，豈敢非望？」這西門慶聽見他會說話兒，聰明乖覺，越發滿心歡喜。但凡家中大小事務，出入書柬禮帖都教他寫。但凡人客到，必請他席側相陪，吃茶吃飯，一時也少不的他。誰知道小夥兒錦囊之計，囊裏之刺，常向舅爺賁玉，每從錦

聞竊韓香。有詩爲證：

東牀嬌婿實堪憐，
況遇青春美少年？

待客每令席側坐，
尋常只在便門穿。

家前院後明嘲戲，
呆裏撒乖暗做奸。

空在人前稱半子，
從來骨肉不牽連。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見中秋賞月，忽然菊綻東籬，空中寒雁向南飛，不覺雪花滿地。一日，十一月下旬天氣，西門慶在友人常時節家，會茶飲酒散的早，未等掌燈時分就起身。同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三個並馬而行。剛出了常時節門，只見天上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飄下一天大雪兒來。應伯爵便說道：「哥，咱這時候就家去，家裏也不收。我們知你許久不會進裏邊看看桂姐，今日趁着天氣落雪，只當孟浩然，踏雪尋梅，咱望他望去。」祝日念道：「應二哥說的是，你每月風雨不阻，出二十兩銀子，包錢包着他，你不去，落得他自在。」西門慶于是吃三人你一言，我一句，說的把馬逕往東街勾欄那條路來了。來到了李桂姐家，已是天氣將晚，只見客位裏掌起燈燭，丫頭正掃地不迭。老媽并李桂卿出來見畢，上面列四張交椅，四人坐下。老虔婆便道：「前者桂姐，在宅裏來晚了，多有打擾。又多謝六娘賞汁巾花翠。」西門慶道：「那日空過他，我恐怕晚了他們，客人散了，就打發他來了。」說着虔婆一面看茶吃了，丫頭就安放桌兒，設放案酒。西門慶道：「怎麼桂姐不見？」虔婆道：「桂姐連日在

看官聽說：原來世上，惟有和尚道士并唱的人家，這三行人，不見錢眼不開，嫌貧取富，不說謊調說也成不的。原來李桂姐，也不會往五姨家做生日去。近日見西門慶不來，又接了杭州販絢絹的丁相公兒子丁二官人，號了雙橋。販了千兩銀子絢絹，在客店裏安下，瞞着他父親來院中敲鏝。頭上拿十一兩銀子，兩套杭州重絹衣服，請李桂姐，一連歡了兩夜。適纔正和桂姐在房中吃酒，不想西門慶到，老虔婆教桂姐連忙陪他後邊第三層一間僻淨小房那裏坐去了。當下西門慶聽信虔婆之言，便道：「既是桂姐不在，老媽快看酒來，俺們慢慢等他。」這老虔婆，在下邊一力撺掇，酒餚菜蔬齊上，須臾堆滿桌席。李桂卿不免筭排雁柱，歌按新腔，衆人席上猜枚行令。正飲酒在熱鬧處，不防西門慶往後邊更衣去。也是合當有事，忽聽東耳房有人笑聲。西門慶更畢衣，走至窗下偷眼觀覷，正是李桂姐兒在房內，陪着一個戴方巾的蠻子飲酒。由不的心頭火起，走到前邊，一手把吃酒桌子掀倒，磈兒盡兒打的粉碎。喝令跟馬的平安，玳安，畫童，琴童，西個小廝上來，不由分說，把李家門窗戶壁牀帳，都打碎了。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向前拉勸不住。西門慶口口聲聲，只要探出蠻囚來。和粉頭一條繩子，墩鎖在房內。那丁二官兒又是個小胆之人，外邊嚷鬧起來，諛的藏在裏間牀底下，只叫「桂姐救命」。桂姐道：「吓！好不好就有媽哩。不妨事，隨他發作！怎的叫嚷，你休要出來！」且說老虔婆兒，見西門慶打的不像模樣，不慌不忙，拄拐而出，說了幾句閑話。西門慶心中越怒起來，指着罵道，有「滿庭芳」爲證：

虔婆你不良，迎新送舊，靠色爲娼。巧言詞將囑語，說短論長。我在你家使勾，有黃金千兩，怎禁賣狗懸羊？我罵你勾引伎倆，媚人狐黨，衝一片假心腸！

虔婆亦答道：官人聽知：你若不來，我接下別的，一家兒指望他爲活計。吃飯穿衣，全憑他供柴羅米，沒來由暴叫如雷，你怪俺全無意。不思量自己，不是你憑媒娶的妻。

西門慶聽了，心中越怒。險些不曾把李老媽媽打起來。多虧了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三個死勸，活喇喇拉開了手。西門慶大鬧了一場，賭誓再不踏他門來，大雪裏上馬回家。正是：

宿盡閑花萬萬千，不如歸去伴妻眠。

雖然枕上無情趣，睡到天明不要錢。

又曰：女不織兮男不耕，全憑賣俏做營生。

任君斗量并車載，難滿虔婆無底坑。

又曰：假意虛脾恰似真，花言巧語弄精神。

幾多伶俐遭他陷，死後應知拔舌根。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勾使

脈脈傷心只自言，

好姻緣化惡姻緣。

回頭恨罵章臺柳，

緞面羞看玉井蓮。

只爲春光輕易泄，

遂教鸞鳳等閒遷。

誰人爲挽天河水，

一洗前非共往愆。

話說西門慶從院中歸家，已一更天氣到家門首，小廝叫開門下馬，踏着那亂瓊碎玉，到於後邊儀門首。只見儀門半掩半開，院內悄無人聲。西門慶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必有蹊蹺。」于是潛身立於儀門內粉壁前悄悄試聽，只見小玉出來，穿廊下放桌兒。原來吳月娘自從西門慶與他反目，不說話以來，每天吃齋三次，逢七拜斗焚香，夜香祝禱，保佑夫主早日回心，齊理家事，早生一子，以爲終身之計；西門慶還不知，只見丫環小玉，放畢香桌兒，少頃月娘整衣出房，向天井內滿爐炷了香，望空深深禮拜祝道：「妾身吳氏，作配西門，奈因夫主流戀烟花，中年無子，妾等妻妾六人，俱無所出，缺少墳前拜掃之人。妾夙夜憂心，恐無所托，是以瞞着兒夫，發心每夜于星月之下，祝贊三光，要祈保佑兒夫，早早回心，棄却繁華，齊心家事，不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見嗣息，以爲終身之計，乃妾之素愿也。」正是：

私出房櫺夜氣清，

滿庭香霧月微明。

拜天盡訴衷腸事，

那怕傍人隔院聽。

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月娘這一篇言語，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原來一向我錯惱了他，原來他一篇都爲我的心，倒還是正經夫妻。」一面從粉壁前踱步走來，抱住月娘。月娘恰燒畢了香，不防是他大雪裏走來，倒說一跳，就往屋裏走，被西門慶雙關抱住，說道：「我的姐姐，我西門慶死不曉的，你一片都是爲我的。一向錯見了，丟冷了你的心，到今悔之晚矣！」月娘道：「大雪裏你錯走了門兒了，敢不是這屋裏，你就差了。我是那不賢良的淫婦，和你有甚情節？那討爲你的來！你平白又來理我怎的，咱兩個永世千年休要見面。」那西門慶把月娘，一手拖進房來，燈前看見他家常穿着大江潞紬對衿襖兒，軟黃裙子。頭上戴着貂鼠臥兔兒，金滿池嬌分心，越顯出他粉妝玉琢銀盆臉，顰髻鴉鬟楚岫雲。那西門慶如何不愛！連忙與月娘根前，深深作了個揖，說道：「我西門慶一時昏昧，不聽你之良言，辜負你的好意，正是有眼不識荆山玉，拿著頑石一樣看。過後知君子，方纔識好人。千萬作饒恕我則個！」月娘道：「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兒。凡事投不着你的機會，有甚良言勸你。隨我在這屋裏自生由活，你休要理他。我這屋裏也難擡放你。趁早與我出去，我不着了頭攢你。」西門慶道：「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氣，大雪來家，還來告訴你。」月娘道：「作氣不作氣，休對我說。我不管你，望着管你的人去說。」那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瞧一面，折跌腿裝矮子跪在地下，殺雞扯脖，口裏姐姐長姐姐短。月娘看不上，

說道：「你真個恁涎臉涎皮的，我叫丫頭進來。」一面叫玉簪。那西門慶見玉簪進來，連忙立起來，無計支他出去。說道：「外邊下雪了，一香桌兒，還不收進來罷！」小玉道：「香桌兒頭裏已收進來了。」月娘忍不住笑道：「沒羞的貨！丫頭跟前也調個謊兒。」小玉出去，那西門慶又跪下央乃。月娘道：「不看世界面上一百年不理纔好。」說畢，方纔和他坐的一處，教玉簪來捧茶與他吃了。那西門慶因把今日常家會茶散後，同邀伯爵同到李家，如此這般囉鬧，告訴一遍：「我叫小廝打了李家一場，被衆人拉勸開了。賭了誓再不踏院門了。」月娘道：「你踏不踏不在於我，我是不管你傻才料，你拿响金白銀包着他。你不去可知他另接了別的漢子，養漢老婆的營生，你拴住他身，拴不住他心。你長拿封皮封着他也怎的？」西門慶道：「你說的是。」於是脫衣，打發丫頭出去，要與月娘上牀宿歇。月娘道：「教你上炕就撈定兒吃。今日只容我在你牀上就够了，要思想別的事却不能勾。正是：

得多少海棠枝上鶯梭急，翡翠梁間燕語頻。

是夜兩人，雨意雲情，並頭交頸於帳內。正是：

意恰尙忘垂綉帶，興狂不管墜金釵。

有詩爲證：

髮亂釵橫興已饒，情濃尤復厭通宵；

晚來獨向妝臺立，淡淡春山不用描。

當晚夫妻幽默不題。却表次日大清早晨，孟玉樓走到潘金蓮房中，未曾進門，先叫道：「六丫頭，起來了不會？」春梅道：「俺娘纔起來梳頭哩，三娘進屋裏坐。」玉樓進來，只見金蓮正在妝臺前整掠香雲。因說道：「我有莊事兒來告訴你，你知道不知？」金蓮道：「我在這背哈喇子誰曉的！因問端的甚麼事？」玉樓道：「他爹昨日二更來家，走到上房裏和吳家的好了，在他房裏歇了一夜。」金蓮道：「俺們那等勸着，他說一百年二百年，又和怎的，平白浪擲着自家又好了，又沒人勸他。」玉樓道：「今早我纔知道，俺大丫頭蘭春，在廚房內聽見小廝們說，昨日他爹和應二，在院裏李桂兒家吃酒，看出淫婦家甚麼破綻，把淫婦們門窗戶壁都打了，大雪裏着懶來家。進儀門，看見上房燒夜香，想必聽見些甚麼話兒，兩個纔到一答裏。」丫頭學說，兩個說了一夜話，說他爹怎的跪着上房的叫媽媽。上房的又怎的聲喚擺話的，碎死了！像他這等就沒的話說，若是別人，又不知怎的說浪？」金蓮接過來說道：「早時與人家做大的老婆，還不知怎樣久慣鬼牢成，一個燒夜香，只該默默禱祝，誰家一徑倡揚，使漢子知道了，有這個道理來。又沒人勸，自家暗裏又和漢子好了。硬到底纔好，乾淨假撇清。」玉樓道：「他不是假撇清，他有心也要和，只是不好說出來的。他說他是風老婆不下氣，倒教俺們做分上，怕俺們那久後玷言玷語說他，敢說你兩口子話差，也虧俺們說和。那個因院裏着了氣來家，這個正燒夜香，湊了這個巧兒。正是我親不用媒和證，暗把同心帶結成。如今你我這等較論，休叫他買了乖兒去了。你快梳了頭自過去，和李瓶兒說去，咱兩個人，每人出五錢銀子，教李瓶兒拿出一兩來，原爲他廢事起來。今日安排一席酒，

一者與他兩個把一杯，二者當家兒只當賞雪，要戲一日，有何不可。」金蓮道：「你說的是，不知他爹，今日有個勾當沒有？」玉樓道：「大雪裏有甚麼勾當！我來時兩口子還不見動靜。上房門兒纔開，小玉拿水進去了。」這金蓮慌忙梳頭畢，和玉樓同過李瓶兒這邊來。李瓶兒還睡在牀上。迎春說：「三娘五娘來了。」玉樓金蓮進來，說道：「李大姐自在！這時還睡，懶龍纔伸腰兒。」金蓮就舒進手去摸窩裏摸，見薰被的銀香球，說道：「李大姐生了彈。」這裏掀開被，見他一身白肉，那李瓶兒連忙穿衣不迭。玉樓道：「五姐休鬼混他。李大姐你快起來，俺們有樁事來對你說。如此這般，他爹昨日和大姐姐好了，咱每人五錢銀子，你便多出些兒，當初因為你起來。今日大雪裏，只當賞雪，咱安排一席酒兒請他爹和大姐姐坐坐兒，好不好？」李瓶兒道：「隨姐姐教我出多少，奴出便了。」金蓮道：「你將就只出一兩兒罷，你秤出來，俺好往後邊問李嬌兒，孫雪娥要去。」這李瓶兒，一面穿衣纏腳，叫迎春開箱子。拿出銀子，拿了一塊，金蓮上等子秤，重一兩二錢五分，玉樓教金蓮伴着李瓶兒梳頭：「等我往後邊問李嬌兒，和孫雪娥要銀子去。」金蓮看着李瓶兒梳頭洗面，約一個時辰，見玉樓從後邊來說道：「我早知也不幹這個營生，大家的事，像白要他的，小淫婦說我是沒時運的人，漢子再不進我屋裏來，我那討銀子？要着一個錢兒不拿出來。求了半日，只拿出這根銀簪子來。你秤秤重多少？」金蓮取過等子來秤，只重三錢七分。因問李嬌兒怎的？玉樓道：「李嬌兒初時只說沒有，雖是日逐錢打我手裏使，都是扣數的，使多少，交多少，那裏有富餘錢。教我說了半日，你當家還說沒錢，他們那個是有的？六月日頭，

沒打你門前過也怎的，大家的事，你不出罷。教我使性子走出來了。他慌了，使丫頭叫我回去，纔拿出這銀子與我。沒來由，教我恁惹氣刺刺的！」金蓮拿過李嬌兒銀子來秤了秤，只四錢八分。因罵道：「好個奸滑的淫婦！隨問怎的綁着鬼，也不與人家足數，好歹短幾分。」玉樓道：「只許他家拿黃秤等子秤人的，人間他要，只像打骨禿出來一般。不知教人罵多少。」一面連玉樓金蓮，共湊了三兩一錢。一面使綉春叫了玳安來，金蓮先問他：「你昨日跟了你爹去，在李家爲甚麼着了惱來？」玳安悉把在常時節家會茶，起散的早，邀應二爹，和謝爹，同到李家，他鴿子回說不在家，往五姨媽家做生日去了。不想落後，爹淨手到後邊，看見粉頭和一個蠻子吃酒不出來。爹就惱了，不由分說，叫俺衆人，把淫婦家門窗戶壁，儘力打了一頓，只要把蠻子粉頭墩鎖在門上。多虧應二爹衆人，再三勸住。爹使性騎馬回家，路上發狠。到明日還要擺布淫婦哩。」金蓮道：「賊淫婦，我只道蜜轎兒，長連拿的牢牢的，如何今日也打了？」又問玳安：「你爹真個恁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哄娘？」金蓮道：「賊囚棍子！他不撒不採，也是你爹的表子，許你罵他，想着迎頭兒。俺們使着你，只推不得閑。爹使我往桂姨家送銀子去哩，叫的桂姨那甜。如今他敗落下來，你主子惱了，連你也叫起淫婦來了。看到我明日對你爹說。」玳安道：「耶嚨！五娘，這回日頭，打西出來，從新又護起他家來了。莫不爹不在路上罵他淫婦，小的敗罵他。」金蓮道：「許你爹罵他便了，原來也許你罵他？」玳安道：「早知五娘那犯小的，小的也不對娘說。」玉樓便道：「小囚兒，你別要說嘴，這裏三兩一錢銀子，你快和來興兒，替我買東西去。如此

這般，今日俺們請你爹和你大娘賞雪飲酒，你將就少落我們些兒罷！我教你五娘不告你爹說罷！」玳安道：「娘使小的，小的敢落錢！」于是拿了銀子，同來與兒買東西去了。

且說西門慶起來，正在上房梳洗，只見大雪裏，來興買了雞鶩下飯，逕往廚房裏去了。玳安便提了一壺金華酒進來。便問玉簫：「小廝的東西，是那裏的？」玉簫回道：「今日衆娘置酒請爹娘賞雪。」西門慶道：「金華酒是那裏的？」玳安道：「是三娘與小的銀子買的。」西門慶道：「阿呀，家裏見放着酒，又去買。」分付玳安，拿鑰匙前邊廂房，有雙料廚荊酒，提兩壺擺着些道酒吃。于是在後廳明間內，設石崇錦帳圍屏，放下軸紙梅花暖簾來。爐安獸炭，擺列酒筵。不一時廚下整理停當。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到來請西門慶月娘出來。當下李嬌兒把盞，孟玉樓執壺，潘金蓮捧菜，李瓶兒陪跪。頭一鍾先遞了與西門慶。西門慶接酒在手，笑道：「我兒多有起勳，孝順我老人家，長禮兒罷。」那潘金蓮嘴快，插口道：「好老氣的孩兒，誰這裏替你磕頭哩？俺們磕着你，你站着，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辣。已定還不跪下哩，也折你的萬年草料。若不是大姐姐帶揚你，俺們今日與你磕頭！」于是遞了西門慶，顧了鍾兒。從新又滿滿斟了盞，請月娘轉上，遞與月娘。月娘道：「你們也不和我說，誰知你們平白又費這個心。」玉樓笑道：「沒甚麼，俺們胡亂置了杯水酒兒，大雪與你老公婆兩個歡鬧而已。姐姐請坐，受俺們一禮兒。」月娘不肯，亦平還下禮去。玉樓道：「姐姐不坐，我們也不起來。」相讓了半日，月娘纔受了半禮。金蓮戲道：「對姐姐說過，今日姐姐有俺們面上，寬恕了他。下次再無禮，撞了姐姐，俺們

不管他來。」望西門慶說道：「你裝點打扮，還在上坐着，還不快下來，與姐姐遞個鍾兒，陪不是？」那西門慶只是笑不動身，良久過畢，月娘轉下來，令玉簪執壺，亦斟酒與衆姊妹同酒。惟孫雪娥跪着接酒。其餘都平叙姊妹之情。于是西門慶與月娘居上坐，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西門大姐，都兩邊打橫，金蓮便道：「李大姐，你也該梯己與大姐姐遞杯酒兒，當初因爲你的事起來。你做了老林，怎麼還恁木木的？」那李瓶兒真個就走下席來，要遞酒，被西門慶攔住說道：「你休聽那小淫婦兒，他哄你。已是遞過一遍酒罷了。遞幾遍兒？」那李瓶兒方不動了。當下春梅，迎春，玉簪，蘭春，一般兒四圍家，樂琵琶箏絃子月琴，一面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會，云云。西門慶聽了便問：「誰教他唱這一套詞來？」玉簪道：「是五娘分付唱來。」西門慶就看着潘金蓮說道：「你這小淫婦！單管胡枝扯葉的。」金蓮道：「誰教他唱他來？沒的又來纏我。」月娘便道：「怎的不請陳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廝前邊請去。不一時經濟來到，向席上都作了揖，就在大姐上邊坐了。月娘令小玉安放了鍾筋。合家金爐添獸炭，美酒泛羊羔。正飲酒來，西門慶把眼觀看簾前，那雪如掃綿扯絮，亂舞梨花，下的大了，端的好雪。但見：

初如柳絮，漸似鷗毛。刷刷似數蟹行沙上，紛紛如亂瓊堆砌間。但行動衣沾六出，頃刻拂滿蜂鬚。似飛還止，龍公試手於起舞之間！新陽力玉女尙喜於團風之際。襯瑤臺，似玉龍鱗甲遶空飛！飄粉額，如白鶴羽毛接地落。正是：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燭生花。

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前，太湖石上甚厚，下席來教小玉拿着茶籠，親自掃雪，烹江南鳳凰香茶，與衆人吃。正是：

白玉壺中翻碧浪，紫金壺內噴清香。

正吃茶中間，只見玳安進來報道：「李銘來了，在前邊伺候。」西門慶道：「教他進來。」不一時李銘朝上向衆人磕下頭去，又打了個軟腿兒，走在傍邊，把兩隻腳兒並立。西門慶便道：「你來得正好，往那去來？」李銘道：「小的沒往那去，北邊酒醋門，劉公公那裏，教了些孩子，小的瞧了瞧，記掛着爹宅內姐兒們，還有幾段唱未合拍，來伺候。」西門慶就將手內吃的那一盞木樨金橙茶，遞與他吃，說道：「你吃了休去，且唱一套我聽。」李銘道：「小的知道。」一面下邊吃了茶，上來把箏絃調定，頓聞喉音，並足朝上，唱了一套「冬景綠都春，寒風布野」云云。唱畢，西門慶令李銘近前，賞酒與他吃。教小玉拿個把勾頭鷄膝齋，滿斟窩兒酒，傾在銀法郎桃花鍾內。那李銘跪在地下，滿飲三杯。西門慶又在桌上拿了一碟鼓蓬蓬白麵蒸餅，碗裏菜酸葡萄蛤蜊湯，一盤子肥肥的大片水晶鵝，一碟香噴噴曬乾的巴子肉，一碟子柳燕的勸養魚，一碟奶饅子酪酥，伴的鴿子雞兒，用盤子托着與李銘，那李銘走到下邊，三扒兩咽。吞到肚內，紙的盤兒乾乾淨淨。用綢兒把嘴兒抹了，走到上邊，把身子直的靠着榻子站立。西門慶因把昨日桂姐家之事，告訴一遍。李銘道：「小的並不知道一字，一向也不過那裏去！論起來不干桂姐事，都是俺三舅幹的營生！爹也別要惱他，等小的見他說他便了。」當日飲酒到一更時分，

妻妾俱合家歡樂。先是陳經濟大姐徑往前邊去了，落後酒闌，西門慶又賞李銘酒，打發出門，分付：

「你到那裏，休說今日在我這裏。」李銘道：「爹分付，小的知道。」西門慶令左右送他出門，關上大門，于是妻妾各散，西門慶還在月娘上房歇了。有詩爲証：

赤繩緣分莫疑猜，
展屋夫妻共此懷；

魚水相逢從此始，
兩情愿保百年諧。

却說次日雪晴，應伯爵，謝希大，受了李家燒鵝瓶酒，恐怕西門慶動意攆布他家，敬來邀請西門慶，進裏邊陪禮。月娘早晨梳妝畢，正和西門慶在房中吃餅，只見小廝玳安來說：「應二爹和謝爹來了，在前廳上坐着哩。」西門慶放下餅，就要往前走，月娘道：「兩個勾使鬼，又不知來作甚麼？你亦發吃了出去，教他外頭挨着去。慌的恁沒命的一般，往外走怎的！大雪又不知勾了那去？」西門慶道：「你教小廝把餅拿了前邊，我和他兩個吃罷。」說着，起身往外來。月娘分付：「你和他吃了，別要信着又勾引的往那去了？大雪裏家裏坐着罷！今日孟三姐晚夕上壽哩。」西門慶道：「我知道。」于是與應謝二人，相見聲諾。說道：「哥昨日着惱家來了，俺們甚是怪他家，從前已往，哥在你家使錢費物，雖故一時不來，休要改了腔兒纔好。許你家粉頭背地偷接蠻子，冤家路兒窄，又被他親眼看見，他怎的不惱？俺們心裏也看不過。儘力說了他娘兒幾句，他也甚是都沒意思。今日早請了俺兩個，到他家，娘兒們哭哭啼啼跪着，恐怕你動意，置了一杯水酒兒，好歹請你進去，陪個不是。」西門慶道：「我也不動意，

我再也不進去了。」伯爵道：「哥惱有理，但說起來，也不干桂姐事。這個丁二官兒，原先是備姪姐桂卿的孤老，也沒說要請桂姐。只因他父親貨船，搭在他鄉里陳監生船上，纔到了不多兩日。這陳監生號兩淮，乃是祕山省陳參政的兒子。丁二官見了十兩銀子，在他家擺酒，請陳監生。纔送這銀子來，不想你我到了，他家就慌了。躲不及，把個蠻子藏在後邊，被你看見了。實告不會和桂姐沾身。今日他娘兒們賭身發呪，磕頭禮拜，央俺二人，好歹請哥到那裏，把這委曲情由，也對哥表出，也把惱解了一半。」西門慶道：「我已是對房下賭誓，再也不去。又惱甚麼？你上覆他家，到不消費心，我家中今日有些小事，委的不得去。」慌的二人一齊跪下，說道：「哥甚麼話。不爭你不去，既他央了俺兩個一場，顯的我們請哥不的，哥去到那裏，略坐坐兒，就來也罷。」當下二人，死告活央說的西門慶肯了。不一時放桌兒，留二人吃餅。須臾吃畢，令玳安取衣服去。月娘正和孟玉樓坐着，便問玳安：「你爹要往那去？」玳安道：「小的不知，爹只教小的取衣服。」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還瞞着我不說。你爹但來晚了，都在你身上，等我和你答話！今日你三娘上壽哩，不教他早些來，休要那等到那黑天暗地的，我自打你這賊囚根子。」玳安道：「娘打小的，管小的甚事？」月娘道：「不知怎的聽見他這老子們來，恰似奔命的一般行，吃着飯丟下飯碗，往外不迭。又不知勾引遊鶯撞屍，撞到多咱纔來。」那時十一月廿六日，就是孟玉樓壽日，家中置酒等候不題。

且說西門慶，被兩個邀請到院裏，李家又早堂中置了一席齊整酒餚，叫了兩個妓女彈唱。李桂姐與桂

兩備，打勢過捷。老處長來時，隨着隨着。姐兒兩個過酒。應伯爵請希大在傍打揮擊笑，說妙趣，向桂姐道：「這虧我把嘴頭上皮也磨了半邊去。請了你家漢子來，就不用着人兒，連酒兒也不替我遞一杯兒，自認你家漢子。剛纔若他撒了不來，休說你哭瞎了你眼，唱門詞兒，到明日諸人不要你，只我好說話兒，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應花子，汗邪了你！我不好罵出來的。可兒的我唱門詞兒來。」應伯爵道：「你看賊小淫婦兒！念了經打和尚，往後不省人了。他不來，慌的那腔兒，這回就翹膀毛兒乾了。你過來且與我個嘴，溫溫寒着。」于是不由分說，撻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桂姐笑道：「怪攘刀子的！看推撒了酒，在爹身上。」伯爵道：「小淫婦兒！會喬張致的，這回就疼漢子，看撒了爹身上酒！叫的爹那樣甜。我是後娘養的，怎的不叫我一聲兒！」桂姐道：「我叫你是我的孩子兒。」伯爵道：「你過來，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一個螃蟹與田雞結爲弟兄，賭跳過水溝兒去，便是大哥。田雞幾跳跳過去了，螃蟹方欲跳，撞過兩個女子來泼水，用草繩兒把他拴住，要打了水帶回家去，臨行忘記了不將去。田雞見他不來，過來看他，說道：『你怎的就不過去了？』」蟹云：『我過的去，倒不吃兩個小淫婦捉的搖樣了。』」于是兩個一齊趕着打。把西門慶笑的要命的。不說道裏花撥錦簇，調笑頑耍不題。

且說家中吳月娘，一者置酒回席，二者又是玉樓上壽。吳大妗，楊姑娘，并兩個姑娘，都在上房裏坐的。看看等到日落時分，不見西門慶來家，急的月娘要命的。只見金蓮拉着李瓶兒，笑嘻嘻向月娘說：「大姐姐，他還咱不來，俺們往門首聽他罷去。」月娘道：「耐煩聽他怎的？」金蓮又拉玉樓說：「咱

三個打夥兒走走去。」玉蓮道：「我這裏聽大師父說笑話兒哩，等聽說完了這個笑話兒纔去。」那金蓮方住了脚，圍着兩個姑子，聽說笑話兒哩。說：「俺們只好輩笑話兒，素的休要打發出來。」月娘道：「你們由他說，別要搜求他。」金蓮道：「大姐姐，你不知大師父，會好說笑話兒，前者那一遭來，俺們在後邊，奈何着他，說了好些笑話兒。」因說道：「大師父你有快些說。」那王姑子不慌不忙，坐在炕上。說：「一個人走至中途，撞見一個老虎，要吃他。此人云：『望你饒我一命，家中止有八十歲老母，無人養活，不然向我家去，有一豬與你吃罷。』那老虎果饒他隨他到家，與母親說。母親正磨豆腐，捨不的那豬，對兒子：『把幾塊豆腐與他吃罷。』兒子云：『娘，娘！你不知他平日不吃素的。』」金蓮道：「這個不好，俺們耳朵內不好聽素，只好聽葷的。」王姑子又道：「一家三個媳婦兒與公公上壽，先該大媳婦遞酒，說：『公公好像一員官。』公公云：『我如何像官？』媳婦云：『坐在上面，家中大小都怕你，如何不像官？』次該二媳婦上來遞酒，說：『公公像虎威。』公公曰：『我如何像虎威？』媳婦云：『你喝一聲家中大小都吃一驚，怎不像虎威？』公公道：『你說的我好。』該第三媳婦遞酒，上來說：『公公也不像官，也不相見。』公公道：『却像甚麼？』媳婦道：『公公像個外郎。』公公道：『我如何像外郎？』媳婦云：『不像外郎，如何六房裏都串到？』把衆人都笑了。金蓮道：『好禿子！把俺們都說在裏頭。那個外郎，敢恁大胆，許他在各房裏串？俺們就打斷他那狗禿的下截來。』說罷，金蓮，玉蓮，李瓶兒，同來到前邊大門首。瞧西門慶不見到，玉蓮問道：『今日他爹大宴裏不在家，那裏去了？』

金蓮道：「我猜他一定往院中李桂兒那淫婦家去了。」玉樓道：「他打了一場，和他惱了，賭了錢，再不去。如何又去？咱們賭甚麼，管情不在他家。」金蓮道：「李大姐做證見，你敢和我拍手麼？我說今日往他家去了。前日打了淫婦家，昨日李銘那王八先來打探子兒，今日應三和姓謝的，大清早晨，勾使鬼走來勾了他去了，我猜老虔婆和淫婦鋪謀定計，叫了去，不知怎的撮弄陪着不是，還要回爐復帳。不知涎纏到多咱時候。有個去的成來不成，大姐姐還只顧等着他。」玉樓道：「就不來，小廝們該來家回一聲兒。」正說着，只見賣瓜子的過來，兩個且在門首買瓜子兒噉。忽見西門慶從裏來了，三個往後跑不迭。西門慶在馬上，教玳安先頭裏走：「你瞧是誰在大門首？」玳安走了兩步，說道：「是三娘，五娘，六娘，在門首買瓜子哩。」良久西門慶到家下馬，進入後邊儀門首，玉樓李瓶兒先去上房，報月娘去了。獨有金蓮藏在粉壁背後黑影裏，西門慶撞見，諛了一跳，說道：「怪小淫婦兒！猛可說我一跳，你們在門首做甚麼來？」金蓮道：「你還敢說哩，你在那裏？這時纔來。」教娘們只顧在門首等着你。」良久，西門慶在房中。月娘安酒餚，端端正正，擺在桌上。教玉簫執壺，大姐遞酒。先遞了西門慶酒，然後衆姊妹都遞酒完了，安席坐下。春梅，迎春，下邊彈唱。吃了一回，都收下去。從新擺上玉樓上壽的酒餚并四十樣細巧，各樣的菓碟兒上來。盡斟美釀，盡泛流霞，讓吳大妗子上坐。吃到起更時分，大妗子吃不多酒，歸後邊去了。止是吳月娘，同衆姊妹陪西門慶，擲骰猜枚，行令。輪到月娘跟前，月娘道：「既要行令，照依牌譜上飲酒，一個牌兒名，兩個骨牌，合西廂一句。」月娘先說個：「擲個六娘。」

醉楊妃，落牙珠環，遊絲兒抓住紫羅架。不犯。」該西門慶擲道：「處美人見楚漢爭鋒，傷了正馬車，只聽見耳邊金鼓連天震，果然是個正馬車。」吃了一杯，該李嬌兒說：「水仙子，二士入桃源，驚散了花開蠟滿枝，只做了落紅滿地，胭脂冷。不遇。」次該金蓮擲道：「鮑老兒臨老入花叢，換了三綱五常，問他個非奸做賊拿，果然是個三綱五常。」吃了一杯酒，輪該李瓶兒擲道：「端正好搭梯望月，等到春分晝夜停，那時節隔牆兒險化做望夫山。不遇。」該孫雪娥說：「麻郎兒，見羣鴉打風，絆住了折腳雁，好教我兩下裏做人難，不遇。」落後該玉樓完令，說道：「念奴嬌醉扶定四紅沉，拖着錦裙襖，得多少春風夜月銷金帳。正擲了四紅沉。」月娘滿令：「小玉斟酒，與你三娘吃。」說道：「你吃三大杯纔好，今晚你該伴新郎宿歇。」因對李嬌兒，金蓮，衆人說：「吃畢酒，咱送他兩個歸房去。」金蓮道：「姐姐嚴令，豈敢不依。」把玉樓羞的要不的。少頃酒闌兒，月娘等相送西門慶到玉樓房門首方回。玉樓讓衆人坐，都不坐。金蓮便戲玉樓道：「我兒兩口兒好好睡罷，你娘明日來看你。休要淘氣！」因向月娘道：「親家孩兒小哩，看我面上，凡事就待些兒罷。」玉樓道：「六丫頭你老米醋揆着做，我明日和你答話。」金蓮道：「我媒人婆上樓子，老娘好耐聲耐怕兒。」玉樓道：「我的兒，你再坐回兒不是。」金蓮道：「俺們是外四家兒的門兒的外頭的人家。」於是和李瓶兒西門大姐，一路去了。剛走道儀門首，不想李瓶兒被地滑了一交。這金蓮遂怪喬叫起來，說道：「這個李大姐，只像個瞎子，行動一磨，車子就倒了。我勸你去，倒把我一隻腳跌在雪裏，把人的鞋也跌脫了。」月娘聽見說道：「就是個瞎子。」

那堆子雪，我分付了小廝兩遍，賊奴才！白不肯抬，只當還滑倒了。」因叫小玉：「你打個燈籠送五娘六娘去。」西門慶在房裏向玉樓道：「你看賊小淫婦兒，躡在泥裏，把人絆了一交，他還說人跳泥了他的鞋。恰是那一個就沒些嘴抹兒，恁一個小淫婦，昨日教丫頭們平白唱佳期重會，我就猜是他幹的營生。」玉樓道：「佳期重會兒是怎的說？」西門慶道：「他說吳家的不是正經相會，是私下相會，恰是燒夜香有意等着我一般。」玉樓道：「六姐他諸般曲兒倒都知道，俺們却不曉的。」西門慶道：「你不知道這淫婦，單管咬羣兒。」

不說西門慶在玉樓房中宿歇，不題。

單表潘金蓮李瓶兒，兩個走着說話，行叫李大姐，花大姐，一路兒走到儀門。大姐便歸前邊廂房中去了。小玉打着燈籠，送二人到花園內。金蓮已帶半酣，接着李瓶兒道：「二娘，我今日有酒了，你好歹送到我房裏。」李瓶兒道：「姐姐，你不醉。」須臾送到金蓮房內，打發小玉回後邊，留李瓶兒坐吃茶。金蓮又道：「你說你那咱不得來，虧了誰，誰想今日咱姊妹在一個跳板兒上走，不知替你頂了多少瞎缸，教人背地好不說我。奴只行好心，自有天知道罷了。」李瓶兒道：「奴知道姐姐費心，恩當重報，不敢有忘。」金蓮道：「得你知道，纔說話了。」不一時春梅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告辭歸房。金蓮獨自歇宿，不在話下。正是：

若得始終無悔吝，
纔生枝節便多端。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西門慶私淫來旺婦 春梅正色罵李銘

巧厭多勞拙厭閒，善嫌懦弱惡嫌頑。

富遭嫉妬貧遭辱，勤怕貪圖儉怕慳。

觸事不分皆笑拙，見機而作又疑奸。

思量那件合人意，爲人難做做人難。

話說次日有吳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堂客，都來與孟玉樓做生日。月娘在後廳與衆客飲酒，倒也罷了。其中煮出一件事來。那來旺兒，因他媳婦自家癆病死了，月娘新近與他娶了一房媳婦，娘家姓宋，乃是賣棺材宋仁的女兒。當先賣在蔡通判家房裏使喚，後因壞了事出來，嫁與廚役蔣聰爲妻小。這蔣聰常在西門慶家做活答應，來旺兒早晚到蔣聰家叫蔣聰去，看見這個老婆，兩個吃酒剖言，就把這個老婆刮上了。一日不想這蔣聰，因和一般廚役分財不均，酒醉廝打，動起刀杖來，把蔣聰戳死在地，那人便越牆逃走了。老婆央來旺兒，對西門慶說了，替他拿帖兒，縣裏縣丞說：差人捉住正犯，問成死罪，抵了蔣聰命。後來，來旺兒哄月娘，只說：「是小人家媳婦兒，會做針指。」月娘使了五兩銀子，兩套衣服，四疋青紅布，并簪環之類，娶與他爲妻。月娘因他叫金蓮不好稱呼，遂改名惠蓮。這個老婆屬馬的，小金蓮兩歲，今年二十四歲了。生的黃白淨面，身子兒不肥不瘦，模樣兒不短不長，比金蓮腳還小

兒。性明敏，善機變，會欺騙。他這模樣，就是嘲諷子的班頭，壞家規的領袖。若說他原本是個善人：

斜倚門兒立，人來側目隨。托腮并咬指，無故整衣裳。坐立隨搖腿，

無人曲唱低。開窗推戶開，停針不語時。未言先欲笑，必定與人私。

初來時同衆家人媳婦上座，還濃濃麼妝飾，猶不不在意裏。後過了一個月有餘，看了玉樓金蓮衆人打恭，他把髮髻墊的高高的，梳的虛籠的頭髮，把水髮描的長長的，在上邊灑茶灑水，被西門慶咬在眼裏。一日設了條計策，教來旺兒押了五百兩銀子，往杭州替蔡太師製造慶賀生辰錦綉蟒衣，并家中穿的四季衣服。往回也有半年期程，約從十一月半頭，搭在旱路車上，起身去了。西門慶安心，早晚要調戲他這老婆。不期到此正值孟玉樓生日，月娘和衆堂客在後廳吃酒。西門慶那日在家沒往那去。月娘分付玉簫：「房中另放桌兒，打發酒菜湯飯點心你爹吃。」西門慶因打簾內，看見惠蓮身上穿着紅紬對衿襖，紫絹裙子，在席上斟酒，故意問玉簫：「那個穿紅襖的是誰？」玉簫回道：「是新娶的來旺兒的媳婦子惠蓮。」西門慶道：「這媳婦子，怎的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到明日對你娘說，另與他一條別的顏色裙子配着穿。」玉簫道：「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裙子。」說了就罷了。須臾，過了玉樓生日。一日，月娘往對門喬大戶家吃生日酒去了。約後晌時分，西門慶從外來家，已有酒了。走到儀門首，這惠蓮正往外走，兩個撞了滿懷。西門慶便一手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口中喃喃的說道：「我的兒，你若依了我，頭面衣服隨你揀着用。」那老婆一聲兒沒言語。推開西門慶手，一直往前走了。西門慶歸到上房，叫玉簫

送了一疋藍緞子，到他屋裏，如此這般對他說：「爹昨日見你酒席上斟酒，穿着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樣，怪樣的不好看！說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爸纔開廚櫃拿了這正緞子，使我送與你，教你做裙子穿。」這惠蓮開看，却是一疋翠藍四季團花兼喜相逢緞子。說道：「我做出來，娘若見了問怎了！」玉簪道：「爹到明日還對娘說，你放心。爹說來，你若依了這件事，隨你要甚麼，參與你買。今日趕娘不在家，要和你會會兒，你心下何如？」那老婆聽了，微笑而不言。因問：「爹多咱時分來？我好在屋裏伺候。」玉簪道：「爹說小廝們看着，不好進你這屋裏來的。教你悄悄往山子底下洞兒裏，那裏無人，堪可一會兒。」老婆道：「只怕五娘六娘知道了，不好意思的。」玉簪道：「三娘和五娘，都在六娘屋裏下棋，你去不妨事。」當下約會已定，玉簪走來回西門慶說話。兩個都往山子底下成事。玉簪在門首與他觀風。却不想金蓮玉樓，都在李瓶兒房裏下棋，只見小鸞來請玉樓說：「爹來家了。」三人就散了。玉樓回後邊去了。金蓮走到房中勻了臉，亦往後邊來。走入儀門，只見小玉立上房門首，金蓮問：「你爹在屋裏？」小玉搖手兒，往前指。這金蓮就如其意，走到前邊山子角門首，只見玉簪攔着門。金蓮只猜玉簪和西門慶在此私狎，便頂進去。玉簪慌了，說道：「五娘休進去，爹在裏面有勾當哩。」金蓮罵道：「怪狗肉！我又怕你爹了。」不由分說，進入花園裏來，各處尋了一遍。走到藏春塢山子洞兒裏，只見他兩個人在裏面。老婆聽見有人來，連忙繫上裙子，往外走，看見金蓮，把臉通紅了。金蓮問道：「賊臭肉！你在這裏做甚麼？」老婆道：「我來叫畫童兒來」。看着一溜烟走了。金蓮進來看見西門慶在裏邊，罵道：「賊沒廉」

恥的貨！你和奴淫婦大白日裏在這裏端的幹的勾當兒。剛纔我打與那淫婦兩個耳刮子纔好，不想他往外走了。原來你就是畫童兒，他來尋你。你與我實說，和這淫婦偷了幾遭？若不實說，等住回，大姐姐來家，看我說不說。我若不把奴才淫婦臉打的脹豬也不算。俺們問的聲喚在這裏來。你也來擰上一把子。老娘眼裏却放不過。」西門慶笑道：「怪小淫婦兒，悄悄兒罷休，要嚷的人知道。我實對你說，如此這般，連今日纔一遭。」金蓮道：「一遭二遭，我不信。你既要這奴才淫婦兩個瞞神瞞鬼，弄刺子兒，我打聽出來，休怪了我，却和你們答話。」那西門慶笑的出去了。金蓮到後邊，聽見紫丫頭們說：「爹來家，使玉簪手巾裹着一足藍靛子，往前邊去，不知與誰？」金蓮就知是與來旺兒媳婦子的，對玉樓亦不題起此事。這老婆每日在那邊，或替他造湯飯，或替他做針指鞋脚，或跟着李瓶兒下棋。常賊乖趨附金蓮，被西門慶撞在一處，無人，教他兩個苟合。圖漢子喜歡。惠蓮自從和西門慶私通之後，背地不算，與他衣服汗巾，首飾香茶之類，只銀子成兩家帶在身邊。在門首買花翠胭脂，漸漸顯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西門慶又對月娘說：他做的好湯水，不教他上大竈，只教他和玉簪兩個，在月娘房裏後邊小竈上，專顧茶水，整理菜蔬。打發月娘房裏吃飯，與月娘做針指，不必細說。

看官聽說：凡家主切不可與奴僕，并家人之婦苟且私狎，久後必紊亂上下，竊弄奸欺，敗壞風俗，殆不可制。有詩爲證：

西門貪色失尊卑，
群妾爭妍竟莫疑。

何事月娘欺不在，暗通僕婦亂倫孽。

一日，臘月初八日，西門慶早起，約下應伯爵，與大街坊向推官家送殯。教小廝馬也備下兩疋，等伯爵白不見到。一面李銘來了教唱，春梅等四人彈唱。西門慶正在大廳上圍爐坐的，教春梅玉鶯，蘭香，迎春，一般兒四個，都打扮出來，看着李銘指撥，教演他彈唱。女婿陳經濟，在傍陪着說話。正唱三弄梅花還未了，只見伯爵來，應實跟着，夾着毯包進門。那春梅等四個，就要往後走，被西門慶喝住，說道：「左右是你應二爹，都來見見罷，躲怎的？」與伯爵兩個，相見作揖，纔待坐下。西門慶令四個過來：「與應二爹磕頭。」那春梅等勃上，磕頭下去，慌的伯爵還啼不迭，誇道：「誰似哥好有福，出落的恁四個好姐姐，水葱兒的一般，一個賽一個。却怎生好？你應二爹，今日素手，促忙促急，沒會帶的甚麼在身邊，改日送胭粉錢來罷。」少頃，春梅等四人，見了禮進去了。陳經濟向前作揖，一同坐下。西門慶道：「你如何今日這咱纔來？」應伯爵道：「不好告訴你的，大小女病了一向，近日纔教好些，纔下記掛着，今日接了他家來，散心住兩日。亂着旋教應保叫了轎子，買了些東西在家，我纔來了。選了一步兒。」西門慶道：「教我只顧等着你，咱吃了粥好去了。」隨即一面分付小廝後邊着粥來吃。只是李銘見伯爵，打了半路。伯爵道：「李自新，一向不見你。」李銘道：「小的有，連日小的在北邊徐公公那裏，答應兩日，來爹宅裏伺候。」說着，兩個小廝，放桌兒，拿粥來吃。就是四個鹹食，十樣小菜兒，四碗頓爛，一碗蹄子，一碗鴿子雞兒，一碗春不老蒸乳餅，一碗餛飩雞兒。銀席廳兒，粳米投着。各樣棧松

栗子，果仁棗糕，白糯米兒。西門慶陪應伯爵，陳經濟吃了。就拿小銀鍾，篩金華酒，每人吃了三杯。壺裏還剩下上半壺酒，分付小廝畫童兒，連桌兒檯下去，廂房內與李銘吃。就穿衣服起身，同應伯爵並馬相行，與尙推官送殯去了。只落下李銘在西廂房吃畢酒飯。那月娘房裏玉簪，和蘭香衆人，打發西門慶出了門，在廂房內亂成一塊。一回都往對過東廂房，西門大姐房裏攪混去了。止落下春梅一個，和李銘在這邊，教演琵琶。李銘也有酒了。春梅袖口子寬，把手兜住了。李銘把他手拿起，略按重了些，被春梅怪叫起來，罵道：「好賊王八！你怎的捻我的手調戲我，賊少死的王八！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哩？一日好酒好肉，越發養活的那王八靈聖兒出來了，平白捻我手的來了。賊王八，你錯下這個鈎欄了。你問聲兒去，我手裏你來弄鬼，等爹來家等我說了，把你這賊王八，一條棍槓的離門離戶。沒你這王八，學不成唱了。愁本司三院，尋不出王八來，撒臭了你這王八了？」被他千王八萬王八，罵的李銘拿着衣服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

李銘說的往外走了。春梅氣狠狠直罵進後邊來。金蓮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并宋惠蓮，在房裏下棋，只聽見春梅從外罵將來。金蓮便問道：「賊小肉兒！你罵誰哩，誰惹你來？」氣的春梅道：「情知是誰，耐李銘那王八，爹臨去好意分付小廝，留下一桌菜，并糯米粥兒與他吃。也有玉簪他們，你推我，我打你，頂成一塊，對着王八齜牙露嘴的，狂的有些褶兒，也怎的頂了一回，都往大姐那邊廂房裏去了。王

人見無人，儘力向我手上捻了一下，吃的醉醉的，看着我嚙嚙待笑。我餓了他！那王八見我吆喝罵起來，他就即夾着衣裳往外走了。剛纔打與賊王八兩個耳刮子纔好。賊王八，你也看個人兒行事，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貨，教你這王八在我手裏弄鬼，我把王八臉打綠了。」金蓮道：「怪小肉兒！學不學，沒要緊，把臉兒氣的黃黃的，等爹來家說了，把賊王八擡了去就是了。那裏緊等着供唱掙錢哩，也怎的教王八調戲我這丫頭，我知道賊王八，業籠子滿了。」春梅道：「他就倒運看，還二娘的兄弟，那怕他二娘，莫不挾仇打我五槐兒也怎的！」宋惠蓮道：「論起來，你是樂工，在人家教唱也不該調戲良人家女子。照顧你一個錢，也是養身父母。休說一日三餐六飯兒扶持着。」金蓮道：「扶持着，臨了還要錢兒去了。按月兒，一個月與他五兩銀子。賊王八，也錯上了墳，你鬧聲家裏，這些小廝吊那個敢望着他離牙笑一笑兒？吊個嘴兒？遇喜歡，罵兩句。若不喜歡，拉到他主子跟前，就是打，着緊把他的扛的眼直直的，看不出他來。賊王八，造化低，你惹他生釁，你還沒曾經着他棘手。」因向春梅道：「沒見你，你爹去了，你進來便罷了，平白只顧和他那廂房裏做甚麼？却教那王八調戲你。」春梅道：「都是玉簫和他們只顧頑笑成一塊，不肯進來。」玉樓道：「他三個如今還在那裏？」春梅道：「都往對過大姐房裏去了。」玉樓道：「等我應應去。」那玉樓起身去了。良久，李瓶兒亦回房，使綉春叫迎春去。至晚西門慶來家，金蓮一五一十，告訴西門慶，門慶分付來興兒：今後休放進李銘來走動。自此遂斷了路兒，不敢上門。這李銘正是！

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

有詩爲證：

習教歌妓逞家豪，每日閑庭弄錦標；
不意李銘遭譴斥，春梅聲價競天高。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玉簪觀風賽月房 金蓮竊聽藏春塢

行動不思天理，
施爲怎却成規；

狗清縱意任奸欺，
仗勢慢人尊己。

出則錦衣駿馬，
歸時越女吳姬；

休將金玉作根基，
但恐莫逃興廢。

話說一日臘盡陽回，新正佳節，西門慶賀節不在家。吳月娘往吳大妗子家去了。午間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李瓶兒房裏下棋。玉樓道：「咱們今日賭甚麼好？」潘金蓮道：「咱每人三盤，賭五錢銀子束道。三錢買金華酒兒，那二錢買個豬頭來，教來旺媳婦子，燒豬頭咱們吃。只說他會燒的好豬頭，只用一根柴禾兒，燒的稀爛。」玉樓道：「大姐姐他不在家，却怎的計較？」金蓮道：「存下一分兒，送在他屋裏，也是一般。」說畢，三人擺下棋子，下了三盤。李瓶兒輸了五錢銀子。金蓮使綉春兒，叫將來與兒來，把銀子遞與，教他買一罇金華酒，一個豬首，連四隻蹄子。分付：「送到後邊廚房裏，教來旺媳婦惠蓮，快燒了拿到你三娘屋裏，等着我們就去。」那玉樓道：「六姐，教他燒了拿盒子，拿到這裏來吃罷！在後邊李嬌兒孫雪娥，兩個看着，是請他不請他？」金蓮遂依聽玉樓之言。不一時來興兒買了酒和豬首，送到廚下。惠蓮正在後邊和玉簪在石臺基上，坐着撿瓜子兒哩。來興兒便叫他：「惠蓮嫂

子，五娘三娘，都上覆你，使我買了酒，豬首連蹄子，都在廚房裏，教你替他燒熟了，送到前邊六娘房裏去。」惠蓮道：「我不得閑，與娘納鞋哩。隨問教那個燒燒兒罷，巴巴坐名兒教我燒。」來興兒道：「你纔不燒隨你，交與你，我有勾當去。」說着，揚長出去了。玉簫道：「你且丟下，替他燒燒罷，你曉的五娘嘴頭子，又惹的聲聲氣氣的。」惠蓮笑道：「五娘怎麼就知我會燒豬頭？巴巴的裁派與我替他燒。」于是起身走到大廚灶裏舀了一鍋水，把那豬首蹄子剝刷乾淨。只用的一根長柴，安在灶內，用一大碗油醬，并回香大料拌着停當，上下錫古子扣定。那消一個時辰，把個豬頭燒的皮脫肉化，香噴噴五味俱全，將大冰盤盛了，連薑蒜碟兒，教小廝兒用方盒，拿到前邊李瓶兒房裏。旋打開金華酒鑰來。玉樓揀上分兒齊整的，留下一大盤子并一壺金華酒，與月娘吃。使丫鬚送到上房裏，其餘三個婦人圍定，把酒來斟。正吃中間，只見惠蓮笑嘻嘻，走到跟前說道：「娘們試嘗這豬頭，今日小的燒的，好不好？」金蓮道：「三娘剛纔誇你，倒好手段兒，燒的這豬頭倒是糯爛。」李瓶兒問道：「真個你用一根柴不兒？」惠蓮道：「不瞞娘們說，還消不得一根柴不兒哩。若是一根柴不兒，就燒的脫了骨。」玉樓叫綉春：「你拿個大盞兒，篩一盞兒與你饒子吃。」李瓶兒連忙叫綉春斟酒，他便取揀碟兒，揀了一碟豬頭肉兒，遞與惠蓮，說道：「你自造的，你試嘗嘗。」惠蓮道：「小的自知娘們吃不的鹹，沒會好生加醬，胡亂也罷了。下次再燒時，小的知道了。」于是揮燭也似磕了三個頭，方纔在桌頭傍邊立着，做一處吃酒。到晚夕月娘來家，衆婦人見了月娘。小玉悉將送來豬頭，拿與月娘看。玉樓笑道：「今日俺們因在

李大姐處下棋，贏的李大姐豬頭，曾與姐姐吃。」月娘道：「這般有戲不夠了。各人賭博，虧了一個就不
是了。咱們這等計較，只當大節下，咱姊妹這個人，每人輸流治一席酒兒，叫將都大姐來，晚間要耍，
有何妨礙。強如那等賭勝負，難爲一個人。我主張的好不好？」衆人都說：「姐姐主張的是。」月娘道：
「明日就是初五日，我先起罷。使小廝叫都大姐來。」于是李嬌兒占了初六，玉樓占了初七，金蓮占了
初八日。金蓮道：「只我便益，那日又是我的壽酒，又該我擺酒，一舉而兩得。」問着孫雪娥，孫雪娥
半日不言語。月娘道：「他罷！你們不要纏他了，教李大姐換着擺。」玉樓道：「初九日又是六姐生日，
只怕有潘姥姥和姁子來。」月娘道：「初九日不得閑，教李大姐挪在初十日也罷了。」衆人計議已定，
話休纏舌。先是初五日，西門慶不在家，往隣家赴席去了。月娘在上房擺酒，都大姐彈唱，請衆姊妹歡
飲了一日方散。到第二日却該李嬌兒，就挨着玉樓，金蓮都不必細說。須臾過了金蓮生日，潘姥姥，
吳大姁子，都在這裏過節，頑耍。看看到初十日，該李瓶兒擺酒，使綉春往後邊請雪娥去。一連請了兩
替，答應着來，只顧不來。玉樓道：「我就說他不來，李大姐，只顧強去請他，可是他對着人說的：你
們有錢的，都吃十輪酒，沒的那俺們去赤脚絆驢蹄。似他這等說，俺們罷了。」把大姐都當驢蹄子看
成。」月娘道：「他是怎不是才料處窩行貨子，都不消理他了，又請他怎的？」于是擺上酒來。衆人都
來前邊李瓶兒房裏吃酒，都大姐在傍彈唱。當下也有吳大姁子，和西門大姐，共八個人飲酒。那日西門
慶不在家，往人家去了。月娘分付玉樓：「你每家來要吃酒，你在房裏打發他吃就是了。」玉樓應諾。

不想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家，玉簫向前替他脫了衣裳。西門慶便問月娘往那去了。玉簫回道：「都在前邊六娘房裏，和大妗子潘姥姥吃酒哩。」西門慶問道：「吃的是甚麼酒？」玉簫道：「是金華酒。」西門慶道：「還有年下你應二爹送的，那一壘茉莉花酒，打開吃。」一面教玉簫旋把茉莉花酒打開。西門慶嚐了嚐，說道：「自好你娘們吃。」教玉簫小玉兩個，提着送到前邊李瓶兒房中，惠蓮正在月娘傍邊侍立斟酒，見玉簫送酒來，惠蓮倒便，連忙走下來接他的酒。玉簫便遞了個眼色與他。向他手上捏了一下，這老婆就知其意。月娘問玉簫誰使你送酒來？玉簫道：「爹使我來。」月娘道：「你爹來家多大回事？」玉簫道：「爹剛纔來家，因問娘們吃的甚麼酒？說是金華酒。教我把應二爹送的這一壘茉莉花酒，拿來與娘們吃。」月娘問：「你爹若吃酒，房中放桌兒，有現成菜兒，打發他吃。」玉簫應諾往後邊去了。這惠蓮在席上站了一回，推說道：「我後邊看茶來與娘們吃。」月娘分付：「對你姐說，上房揀妝裏。有六安茶，頓一壘來俺們吃。這老婆一個獵古調，走到後邊，玉簫跟在堂屋門首，取茶來了，掀了個嘴兒與他。老婆掀開簾子，進月娘房來。只見西門慶坐在椅上正吃酒。走向前，一屁股坐在他懷裏。老婆便道：「爹你有香茶再與我些，前日你與的那香茶都沒了。」又道：「我少薛嫂兒幾錢花兒錢，你有銀子與我些兒，我還他。」西門慶道：「我茄袋內，還有一二兩，你拿去。」說着，西門慶要解老鴛褲子，老婆道：「不好，只怕人來看見。」西門慶道：「你今日不出去，在後邊晚夕咱好生耍耍。」老婆搖頭說道：「後邊情新司擋住路兒榮衆，咱不如還在五娘那裏，色絲子裏。」於是玉簫在堂屋門首觀風，

由他二人在屋裏做一處頑耍。當言路上說話，草裏有人。不防孫雪娥正從後來，聽見房裏有人笑，只猜玉簪在房裏和西門慶說笑。不想玉簪又在穿廊下坐的，就立住了脚。玉簪恐怕他進屋裏去，便一徑支他說：「前邊六娘請姑娘，怎的不往那裏吃酒？」那雪娥鼻子裏冷笑道：「俺們是沒時運的人兒，漫地裏栽桑，人不上，他行騎着快馬，也趕不上他。拿甚麼伴着他吃十輪兒酒？自己窮的伴當兒，伴的沒趣兒。」正說着，被西門慶房中咳嗽了一聲，雪娥就往廚房裏去了。這玉娥把簾子掀開。老婆見無人，拿伶俐兩三步，就扳出來，往後邊看茶去了。須臾小玉從外邊走來，叫惠蓮：「嫂子，娘說你怎的取茶就不去了哩？」老婆道：「茶有了，着姐拿菓仁兒來。」不一時，小玉拿着盞托，他提着茶，直來到前邊。月娘問道：「怎的茶這咱纔來？」惠蓮道：「爹在房裏吃酒，小的不敢進去，等着姐屋裏取茶葉，剝菓仁兒來。」於是打發衆人吃了茶，小玉便拿同盞托去了。這惠蓮在席上斜靠桌兒站立，看着月娘衆人擲骰兒，故作揚聲說道：「娘把長么搭在純六，却不是天地分，還贏了五娘。」又道：「你這六娘骰子，是個錦屏鳳對兒。我看三娘這麼三配純五，只是十四點兒輸了。」被玉樓惱了說道：「你這媳婦子，俺們在這裏擲骰兒，插嘴插舌，有你甚麼說處？」幾句把老婆羞的站又站不住，立又立不住，飛紅了面皮，往下去了。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

這夥衆婦人飲酒，至掌燈時分，只見西門慶揭開簾子，進來笑道：「你們好吃！」吳大妗子跳起來

「姐夫來了。」連忙喚兒與媳來。月娘道：「你在後邊吃酒去罷了。」女婿男子漢，又進來催請。西門慶道：「卽是恁說，我去罷。」於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隨即跟了來。見西門慶吃的半醉，拉着金蓮說道：「小油嘴！我有句話兒和你說。我要留惠蓮在後邊一夜兒罷。後邊沒地方兒，看你怎的容他在你這邊歇一夜兒罷，好不好？」金蓮道：「我不好罵的，沒的那汗邪的胡說，隨你和他裏去。好嬌態！教他在我這裏，我是沒處照放他。我就依了，你春梅賊小肉兒，他也不容他這裏。你不信，叫了春梅小肉兒，問了他來。他若肯了，我就容你容他在這屋裏。」西門慶道：「既是你娘兒們不肯罷，我和他往那山子洞兒那裏過一夜。你分付了頭拿牀鋪蓋，生些火兒那裏去。不然這一冷怎麼當。」金蓮忍不住笑了：「我不好罵出你來的，賊奴才淫婦！他是養你的娘，你是王祥寒冬臘月行孝順，在那石頭牀上臥冰哩。」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休惱落我罷麼。好歹叫了頭生個火兒。」金蓮道：「你去，我知道。」當晚衆堂客席散，金蓮分付秋菊，果然抱鋪蓋籠火，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雪洞兒預備。惠蓮送月娘，李嬌兒，玉樓，進到後邊儀門首，故意說道：「娘，小的不送，往前邊去罷。」月娘道：「也罷，你前邊睡去罷。」這老婆打發月娘進入，還在儀門首站立了一回，見無人，一溜烟往山子底下去了。正是：

莫教裏王勞望眼，巫山自送雨雲來。

這宋惠蓮走到花園門，只說西門慶還未進來，就不曾扣角門子，只虛掩着來，到藏春塢洞兒內，只見西門慶又早在那裏頭乘燭而坐。老婆進到裏面，但覺冷氣侵入，塵氈滿榻。於是袖中取出兩個棒兒香，

燈上點着，擱在地下。雖故地下簾着一盆炭火兒，還冷的打顫。老婆在牀上先伸下腳，上面還蓋着一件貂鼠禪衣，掩上雙扉，兩個上牀就寢。却不妨潘金蓮打聽他二人入港，已是定了，在房中摘去冠兒，輕移蓮步，悄悄走來花園內，聽他兩個私下說甚話？到角門首，推了推門，遂潛身徐步而入，也不怕蒼苔透了凌波，花刺抓傷了裙褶。阻足隱身，在藏春塢月窗下站聽。良久，只見裏面燈燭尚明。老婆笑聲說：「西門慶冷鋪中捨冰，把你賊受罪不渴的老花子，就沒本事尋個地方兒，走在這寒冰地獄裏來了。口裏啣着條繩子，凍死了往外拉。」又道：「冷合合的，睡了罷，怎的只顧端詳我的腳？怎的你看過那小腳兒來？像我沒雙鞋面兒，那個買與我雙鞋面兒？也怎看着人家做鞋，不能夠做。」西門慶道：「我兒不打緊處，到明日替你買幾錢的各色鞋面。誰知你比你五娘腳兒還小。」老婆道：「拿甚麼比他？昨日我拿他的鞋略試了試，這套着我的鞋穿，倒也不在乎大小。只是鞋樣子周正纔好。」金蓮在外聽了：「這個奴才淫婦，等我再聽一回，他還說甚麼？」於是又聽多時，只聽老婆問西門慶說：「你家第五的秋胡戲，你娶他來家，多少時了？是女招的，是後婚兒來？」西門慶道：「也是回頭人兒。」老婆道：「噯道恁恁，久慣老成！原來也是個意中人兒，露水夫妻。」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外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移腳不動，說道：「若教這奴才淫婦在裏面，把他們都吃他揀下去了。待要那時就聲張罵起來，又恐怕西門慶性子不好，退了淫婦的臉。待要含忍了他，恐怕他明日不認。罷罷！留下個記兒，使他知道。到明日我和他答話。」于是走到角門首，拔下頭上一根銀簪兒，把門倒鎖

了，急急離房。宿歇一宿，晚景隨過。到次日清早晨，老婆先來穿上衣裳，盥着臉，走進來，見着平兒，吃了一驚。又搖門，搖了半日，搖不開。走去見西門慶。西門慶隔壁叫迎春，替他開了。因看見鑰鎖門兒，就知是金蓮的響子。就知晚夕他聽了去了。這老婆懸着鬼胎，走到前邊。正開房門，只見平安從東淨裏出來，看見他只是笑。惠蓮道：「怪囚根子！誰和你雌着那牙笑哩？」平安兒道：「嫂嫂，俺們笑兒也嘆？」惠蓮道：「大清早晨平白笑的是甚麼？」平安道：「我笑嫂子三日沒吃飯，眼前花，我猜你昨日一夜不來家。」這老婆聽了此言，便把臉紅了。罵道：「賊提口拔舌見鬼的囚根子！我那一夜不在屋裏睡，怎的不來家？你丟塊瓦兒，也要下落。」平安道：「我剛纔遠看嫂子鎖着門，怎的頓得過。」惠蓮道：「我早起身，就往五娘屋裏，只剛纔出來，你這囚在那裏來？」平安道：「我聽見五娘教你醃螃蟹，說你會劈的好腿兒。嘆道五娘使你門首看着，旋波箕的，說你會噤的好舌頭。」把老婆說的急了，拿起條門拴來，趕着平安兒逃院子罵道：「賊汗邪囚根子！看我到明日對他說不說。不與你個功德也不怕，狂的有甚些招兒也怎的？」那平安道：「那孽嫂！將就些兒罷。對誰說？我曉的你往高枝兒上去了。」那惠蓮急訕起來，只趕着他打。不料玳安正在印子鋪簾子下走出來，一把手將盤拿住了。說道：「嫂子爲甚麼打他？」惠蓮道：「你問那雌牙鬼囚根子，口裏六說白道的，把我的胳膊都氣軟了。」那平安得手往外跑了。玳安推着他說：「嫂子你少生氣着惱，且往屋裏梳頭去罷。」婦人便向腰間葫蘆兒，順袋裏取出三四分銀子來，遞與玳安道：「累你替我拿大碗盪兩個合汁來我吃，把盪盤在鏡子裏罷。」玳安

道：「不打緊，等我去。」一手撻了，連忙洗了臉，替他盪了合汁來。婦人囑武安吃了一碗，他也吃了一碗，方纔梳了頭，鎖上門，先到後邊月娘房裏打了卯兒。然後來金蓮房裏。金蓮正臨鏡梳妝，惠蓮小童兒，在傍裏搥鏡，掙洗手水，慇懃侍奉。金蓮正眼也不瞞他，也不理他。惠蓮道：「娘的睡鞋裏腳，我撻了收了罷。」金蓮道：「由他，你放着，教丫頭進來收。」便叫秋菊：「賊奴才，往那去了？」惠蓮道：「秋菊掃地哩，春梅姐在那裏梳頭哩。」金蓮道：「你別要管他，丟着罷，亦發等他們來撻掙。歪路潑腳的，沒的展污了嫂子的手。你去扶持你爹爹，也得你怎個人兒扶持他，纔可他的心。俺們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只嫂子是正名正頂，嬌子娶將來的，是他的正頭老婆秋胡戲。」這老婆聽了，正道着昨日晚夕他的真病，于是向前雙膝跪下，說道：「娘是小的的一個主兒。娘不高擡貴手，小的一時兒存站不的。當初不因娘寬恩，小的也不肯依隨爹。就是後邊大娘，無過只是個大綱兒。小的還是娘抬舉多，莫不敢在娘面前欺心。隨娘查訪，小的但有一字欺心，明日不逢好死，一個毛孔兒裏，生下一個疔瘡。」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我眼子裏放不下砂子的人，漢子既娶了你，俺們莫不與你爭，不許你在漢子跟前弄鬼，輕言輕語的。你說把俺們踐下去了，你要在中間踢跳，我的姐姐，對你說，把這等想心兒，且吐了些兒罷。」惠蓮道：「娘再訪，小的並不敢欺心。到只怕昨日晚夕娘錯聽了。」金蓮道：「傻嫂子！我閑的慌，聽你怎的？我對你說罷，十個老婆，買不住一個男子漢的心。你爹雖然家裏有這幾個老婆，都是外邊請人家的粉頭來家，通不瞞我一些兒，一五一十，就告我說。你六娘當時和他一個蟲子眼兒裏

氣，甚麼事兒來家，不告訴我，你比他差些兒。」說得老婆閉口無言。在房中立了一回，走出來了，走到儀門夾道內，撞見西門慶，說道：「你好人兒！原來你是個大滑搭子貨。昨日人對你說的話兒，你就告訴與人。今日教人下落了我恁一頓。我和你說的話兒，只放在你心裏，放糊了纔好，想起甚麼來，對人說乾淨。你這嘴頭子，就是個走水的槽，有話到明日不告訴你說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並不知道。」那老婆瞅了一眼，往前邊去了。平昔這婦人嘴兒乖，常在門前站立買賣東西。趕着傅夥計叫傅大郎，陳經濟叫姑夫，賁四叫老四。昨日和西門慶勾搭上了，越發在人前花哨起來。常和衆人打牙配嘴，全無忌憚。或一時教傅大郎：「我拜你拜，替我門首看着賣粉的。」那傅夥計老成，便驚心兒，替他門首看過來，叫住請他出來買。玳安故意戲他說道：「嫂子，賣粉的，早晨過去了，你早出來拿秤稱，他的好來。」老婆罵道：「賊猴兒！裏邊五娘六娘，使我要買搽的粉，你如何說拿秤稱，三斤胭脂二斤粉，教那淫婦搽了又搽，看我進裏邊對他說不說？」玳安道：「耶嚨嫂子！行動只拿五娘說我。幾時來一回。」又叫賁老四：「你對我門首看着賣梅花菊花的，我要買兩對兒戴。」那賁四誤了買賣，好歹專心替他看看，賣梅花的過來叫住，請出他來買。婦人立在二層門裏，打開廂兒，揀要了他兩對髮花大翠。又是兩方紫綾閃色銷金汗巾兒，共該他七錢五分銀子。婦人向腰裏摸出半側銀子兒來，夾及賁四替他鑲，稱七錢五分與他。那賁四正寫着帳，丟下走來蹲着身子替他鑲。只見玳安走來，說道：「等我與嫂子鑲。」一面接過銀子在手，且不鑲，只顧瞧那銀子。婦人道：「賊猴兒！不鑲，只情端詳的是些甚麼？你半

夜沒聽見狗咬，是偷來的銀子。」玳安道：「偷到不偷，這銀子有些眼熟，倒像爹銀子包兒裏的。前日爹在燈市裏，鑿與買方金鑲子的銀子，還剩了一半，就是這銀子。我記得千真萬真。」婦人道：「賊囚！一個天下人還有一樣兒的，爹的銀子，怎的到得我手裏？」玳安笑道：「我知道甚麼帳兒？」婦人便趕着打，小廝把銀子鑿下七錢五分，交與買花籃的。把剩的銀子，拿在手裏，不與他去了。婦人道：「賊囚根子，你敢拿了去，我算你好漢。」玳安道：「我不拿你的，你把剩下的與我些兒，買甚麼吃。」那婦人道：「賊猴兒，你過過來，我與你哄的。」玳安遇到他手裏，只掠了四五分一塊與他，別的還塞在腰裏，一直進去了。自此以後，常在門首成兩價，拿銀錢買剪截花翠汗巾之類，甚至瓜子兒四五升量進去。教與各房丫環，并衆人吃。頭上治的珠子飾兒，金燈籠墜子，黃烘烘的。衣服底下穿着紅潞絨褲兒，線擦護膝。又大袖子袖着香茶木樨，香桶子三四個，帶在身邊。見一日也花消二三錢銀子，都是西門慶背地與他的。此事不必細說。這老婆自從被金蓮識破他機關，每日只在金蓮房裏，把小意兒貼戀。與他頓茶頓水，做鞋腳針指。不拿強拿，不動強動。正經月娘後邊，每日只打個面兒，就來前邊金蓮這邊來。每日和金蓮瓶兒兩個下棋抹牌，行成夥兒，或一時撞見西門慶來，金蓮故意令他傍邊斟酒，教他處坐。每日大酒大肉，頑耍，只圖漢子喜歡。這婦人見抱金蓮腿兒，正是：

顛狂柳絮隨風舞，
輕薄桃花順水流。

有詩爲證：

金蓮好羅弄心機，
宋氏姑容犯主關；
晨牝不圖今蓄禍，
他日遭愆竟莫追。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君端獨真